

5201-53  
3600

# 蕉風

月刊

八八年七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16

July / 1988



\*ISSN 0126/6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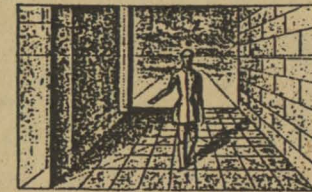
\* PP89/12/87

\* M\$1.50

5201-53

編輯筆記	信念	編者	01
人物言談	訪柔密歐·鄭	王祖安	02
詩	給蘇東坡／羅望子	柔密歐·鄭	05
散文	茶海／旱季之外	柔密歐·鄭	06
雲水閒話	同圓種智	塵僧	10
報導文學	邊境拾餘	楊逋	12
天涯書	回家	美凌	17
說書評書	交流的漩渦 主觀典範下的設計	郝毅民 林傑	18 20
戲曲	點點緋紅留扇上	邁克	21
讀藝錄	瑰麗繽紛的夢幻境界	黃撫塵	22
電影	近期美國影片的轉向	公羽介	24
詩	【新加坡詩人作品小輯】		
	家居詩兩首	郭永秀	26
	衝突 外一首	文愷	28
	天梯	王潤華	29
	舞女花	淡瑩	30
	詩兩首	董農政	31
	踏屍論者的獨白	蕭勇	32
	荒謬詩兩首	謝清	33
	江山半壁	伍木	34
	聖陶沙古砲前留影	希尼爾	35
詩	八月十五的晚上	顏永安	36
小說	劍客之死	黃錦樹	38
新葉篇	謝謝	盛輝	44
	雨	楊敏	44
	典禮	水手	44
	小品二則	邱碧茵	45
	冷	繡紫韻	45
散文	一世	唐多加	46
	給爸爸的信	小爾	48
	散文二則	阿細	49
	哀痛	流舒	50
	不是日記	加愛	51
	魚骨印章	蘇旗華	52

## 編輯筆記



\*編者

## 信念

「我們要用我們一點一滴的工作，來表示我們的存在。」因為秉持了這樣的一個信念，雖然處境和創作條件艱苦，印尼華文作家柔密歐·鄭從沒有停筆的念頭，一寫就寫了四十多年。他說：「我不會輕易舉起白旗。」除了自己不斷寫作之外，鄭先生在提携後進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印尼的年輕華文寫作者，許多都受到他在寫作上的關懷、愛護或推荐。

本期「人物言談」的主角便是筆名柔密歐·鄭的鄭遠安先生，除了談詩以外，他也談到了他和郁達夫先生的一段文學因緣。

「報導文學」是兼具新聞與文學特質的一種文學體例，它的題材通常都現實性濃厚，筆法則情理並重，在新聞事業越來越發

達的今天，它是一種很有可為的文學體例。

楊逋的「邊境拾餘」是否達到「報導文學」的要求了呢？這點我們不必強求。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能為我們生長的地方——人、事、物——留下痕跡，讓大家能延伸更多的感覺觸鬚到彼此無法觸及的經驗世界。

「新加坡詩人作品小輯」刊出了新加坡九位詩人的詩作十三首，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在此，我們感謝希尼爾代我們收集了這些詩稿。

張錦忠的書評由於編輯作業的問題，將於下期刊出。這期刊出了郝毅民評英譯《中國詩百首》一書及林傑洛評台灣《七十六年詩選》一書。另外，黃潤岳的

專欄「亂彈集」續稿未到，暫停數期。

「八月十五的晚上」和「劍客之死」分別是第五屆旅台大馬文學獎新詩組及小說組的主獎作品，這兩篇作品完全可說是「新人作品」。作者潛力雄厚，甚可期待。

「新書預告」：王潤華的詩集《山水詩》即將出版，這本列為「蕉風文叢」之一的詩集，厚二百餘頁，收有作者近年來創作的詩作八十餘首，分「牧牛記」、「佛國出家記」、「澤國日記」、「千手觀音」、「銀閣寺詩抄」……等十八個小輯。書前另附有作者自序。本書定價馬幣五元，歡迎讀者預購。 □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出版、印刷：馬來亞印務公司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黃金城

經銷處：馬來亞圖書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編輯部：Bul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7912551.

怡和書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Ipoh.

# 訪柔密歐·鄭

我能夠承認我滿頭滄桑白髮的老邁，  
但是我不輕易的舉起白旗來。

文／王祖安 攝影／郭雪芬



柔密歐·鄭，本名鄭遠安，今年六十四歲。他是第三屆亞華作家會議的印尼地區出席代表之一。雖然環境惡劣，鄭先生仍秉持着對文學的信念，孜孜不倦於中文創作，一寫就寫了四十多年，作品散見印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報章及《當代文藝》、《蕉風》……等雜誌。這次趁出席會議之便，本刊在聯邦酒店咖啡座和鄭先生作了一次簡短的訪談。

□可否請您先談談您和《蕉風》的「親密關係」？

■《蕉風》我很喜歡。文藝雜誌要生存很不容易，普通是最多兩三年就夭折了。在《蕉風》

三十周年紀念時，我曾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在裏面我就講，我們應該不要分甚麼派別，作為從事華人文化的其中一種媒介，我們應該愛惜，應該多多支持，使它能夠發展、有銷路。這個是我們的話，因為我們在印尼的環境本來就是困難，所以我們看到在困難中成長的《蕉風》，我們覺得很寶貴。可惜我們那邊中文刊物不能夠進去，不然我們一定替你們包銷幾百本。

我和《蕉風》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那時我在新加坡友聯書局買到了一本《蕉風》，以後就斷斷續續的看下來，因為有時候買得到，有時候買不到，並不是所有的《蕉風》我都看過

。但是，每一次讀到《蕉風》我都很歡喜。

我本來就有寫作，後來梅淑貞編《蕉風》時向我邀稿，我就寫了很多稿給《蕉風》，這樣就開始跟《蕉風》有了聯繫。

八十七年我因為左眼視覺有毛病，便停頓下來，很少創作，到十一、二月才恢復健康，才開始慢慢寫。

□您是怎麼樣開始寫作的？

■戰前我在新加坡求學，那時候我十多歲，我就開始寫作了。那時候《星洲日報》開始有一個「學生園地」，我的老師將我的稿修改後寄去，我因而得到那期的第一名。在那次鼓勵之下

，我便繼續寫下去。不過，那時候寫的東西都很幼稚。後來膽量大一點後，我便投稿給一些文藝副刊，那時候新加坡有《南洋商報》、《星洲日報》、《新明日報》、《文匯報》，報上都有一些副刊，我的作品如散文和詩，偶爾也發表出來，那時我還在求學階段。

後來，郁達夫主編《星洲日報》的「晨星」副刊，我常常投稿，後來我也去報館跟他認識，那時候他看我好像小孩子那樣，大概覺得很可愛，他就常常替我改，當然不是每一首他改了都發表，有的詩和散文他改了我就收起來。所以，雖然我不是正式拜他作老師，但是我把他當作是我的老師。我們有這麼一段文學因緣。

那麼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新加坡掉下了一顆炸彈，我們就停學，停學以後我便跑回印尼去住。在印尼時我還在寫，也有寄稿去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斷斷續續就寫了四十多年。

我在印尼出生，在新加坡長大，小時候到求學期間都在新加坡。日本南侵時，大家都逃難，那時候很巧的郁達夫也跑到我們那個島嶼，那個島嶼很靠近新加坡，叫望加麗(Bengkalis)。不過他跑去那邊只有一個禮拜，因為那個地方太小，目標太大，他和其他十多個文化界的人，都住不下去。

我本來就對文學有興趣，甚麼書都看，我十四歲開始戴眼鏡，就是因為看書看壞了。那時候喜歡躺着看書，很快就近視了。

□為甚麼您有興趣寫現代詩？

■舊詩我也有寫。寫現代詩是因為看了很多台灣的詩集。台灣的詩集，如洛夫的，我都能看到。洛夫早期的詩比較有點晦澀，譬如那本《石室之死亡》就是。不過，我覺得我還能夠抓到他的含意，雖然人家呱呱叫說不能瞭解。也許是一種共鳴。

詩是這樣的：如果你寫的詩，我有類似的經歷，那麼就很容易理解，能受到你的吸引。就是一個從來不知道口渴的人，你跟他形容口渴的形狀，怎樣苦，怎樣難受，他都不懂得；如果他本來就知道口渴的，那麼他馬上就能知道口渴是怎樣，不必多說。現代詩應該也是這樣。

洛夫最近兩三年寫的詩就不同了，很簡潔，每個字人家都讀得懂，沒有生字，但裏面包涵的意思非常廣，這就是他的功夫更進一步了。你可以參考他最近幾年的詩，很簡單，幾行詩句就能勾出意境，讀起來又不失舊詩的含蓄。

有人說我的詩他們不瞭解，我就問他們為甚麼不瞭解？我寫舊詩也是很含蓄的，我常常運用本來已有的典故，我把它化為無影中，如果我沒有說出這一句詩是從那裏來的，人家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要註解。好像「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心」，我就把它消化了來寫。

□除了洛夫的詩，您還喜歡誰的詩？

■席慕容的也不錯。還有沈花末。還有一個寫「甜蜜的復仇

」的夏宇。她寫的詩句只有幾行，但是如果你不去體會，你不知道她在講些甚麼。

最近台灣的詩有一點回歸傳統了，但是他們的詩還是很有涵味。技巧很高，而且文字不是很深刻的，中學生都會懂，只是它的意思就不一定能懂，如果你不去思考。所以我說現代詩有它的抽象、含蓄和象徵的美。

詩的藝術不是憑空而降的。寫詩的時候，首先一定要「意至」。「意至」就是說不論目見、耳聞或有一種遭遇，這些遭遇引起了我們的歡喜、悲哀或痛苦。「意至」以後才有「情至」。「情至」就是感受、感情。「情至」以後才有「詩至」——用文字把詩寫出來。這三種你不能缺少一種。「詩至」以後你寫出來的詩還要經過沙濾，然後使之美化，用上技巧。詩和繪畫、音樂一樣，都一定要有藝術。

我們不能太主觀或有偏見。不一定說「現代詩」好或者壞，也不一定說「現實詩」好或者壞，主要還是要表現出來，讓人家能夠接受，能夠欣賞。

譬如說李商隱的舊詩，他的詩人家也說是「朦朧詩」——唐代的「朦朧詩」，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寫甚麼；其實他的詩技巧很高超，他不一定在寫愛情，他用愛情這個題材來寫，把情詩寫得很美，人家以為他……但是其實他是因為功名沒有達到，而以情詩來抒懷喻志。

屈原的「香草美人」也是這種寫法。屈原的時代人家說他寫的是靡靡之音，很無聊，其實是

人家誤解了他。因為他要勸諫楚王，楚王卻不接納，所以他才寫詩來發洩，因而才有「離騷」這些古典文學。

□您寫現代詩，也寫舊詩，您覺得它們之間有甚麼不同，有甚麼衝突沒有？

■在我認為，它們各有各的優點。詩不論它是新的還是舊的，主要是它是否能夠表達我們的心聲，說出我們的感受？那個最重要。

詩不是大眾的，詩是個人的，如果說要「黨化」甚麼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個太籠統了。不一定你的階級的感情跟我的階級一樣，強迫他一樣是不行的。余光中就曾說過：「我寧願要小眾化，也不要大眾化」。每個人寫詩都有一貫的風格與作風，你要把感受直接地寫出來或含蓄地寫出來，端視各人的寫法。

現代詩雖有點抽象，但也很含蓄，它的含蓄是我們現代人的含蓄，跟舊詩的含蓄是一樣的。舊詩的好處是能夠朗誦，它有平仄、有高低音、有音樂的節奏感。

在印尼，我寫的舊詩和現代詩都遭到同樣的對待——十個有九個都不歡迎。不過，我的朋友說不喜歡，如果我解釋給他聽，他也能夠接受，覺得……哎喲，是不同。表現手法不同。

對我來說，現代詩和舊詩的表現手法我都能接受。譬如說「聲東擊西」這種手法，現代詩和舊詩都一樣可以採用。我寫現代詩就常常用這種手法，也許是一

種習慣，也許是壞習慣也說不定。這不是說玩文字遊戲，實在是我不有那種不能講出來的感受。好像說我們一直受到壓抑、壓抑、壓抑，我們的痛苦不能講出來，所以要用各種方法表現出來。這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所以詩不一定要大眾化，如果你的詩有一、兩個人能夠接受，那你的詩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幾百年、幾千年後的人都能知道。

□中國現代詩受西洋文學影響很大，您對這點有甚麼看法？

■他們受過西洋文學教育，看了很多外國詩，也許多少受了影響，寫出來的詩有時不合中國文字語法的規格。其實這個我認為不一定是壞處，當然寫得太不合中國文字語法也是毛病。我以前找出過很多例子，好像杜甫的詩，有很多就是顛倒過來寫的，也是一樣不通的。你說他的文字不通講不過去，他是大師地。但是，他把詩句顛倒來寫，反而很美，很能令人欣賞。所以世界上事情不能一概而論，沒有完全說壞的，也沒有完全說好的。

□中國現代詩開始是受西方現代詩的影響，在語法和意象的運用上多少都有模仿的痕跡，有些很晦澀，教人看不懂。而現在已過了差不多四、五十年了，現代詩的詩風也屢屢有所改變。您認為現代詩可為嗎？它會不會越來越成熟呢？

■是的。譬如洛夫，我說他的功夫就是越來越到家了。他應該也有五十歲了，他寫詩也不是

三、兩年間的事，而且依據他處世閱世的經驗，他可以越寫越好。

不過，我認為現代詩要愈年輕的人來寫愈好，為甚麼呢？他會……「真」。詩要真。這個真很可愛，很真實。舊詩呢，則要愈年老的人來寫愈好。因為年老的人經歷較多，所有的甜酸苦辣他都經過，他寫的舊詩會更成熟。

是的，現代詩會越來越成熟，而且不會像以前那樣成為人家攻擊的對象。晦澀的現代詩到現在可以說已經沒有了。好像說我剛才提到的夏宇的「甜蜜的復仇」，只有幾行，她的想像非常好，可以流傳好幾百年。

□您本身是否還會持續創作？或者說，只寫舊詩，不寫現代詩？

■沒有，沒有。我都會寫。在會議上的地區報告中，我就曾說：「我能夠承認我滿頭滄桑白髮的老邁，但是我不輕易的舉起白旗來。」我還說：「我們要用我們一點一滴的工作，來表示我們的存在。」所以我是不會放棄寫詩的，不管是新詩還是舊詩。

□您還有甚麼要補充？

■我希望《蕉風》一路風順，一直存在下去。《蕉風》有存在的一天，我就有一個投稿的園地。謝謝你們的訪問。 □



## 柔密歐·鄭詩兩首

### 給蘇東坡

浪潮  
給我退下去  
退去大江東  
千萬別轉過頭來  
轉過頭來看  
白首忘機的東坡老

抓字虱者好狠呀  
祇為一句：  
「報道先生春睡美」  
你遂一貶再貶  
但  
「海南萬里真吾鄉」  
你已慣見白鷗熟  
多來釣石溫

幾時再醉  
西湖雨  
不見跳珠  
恐有十五年吧  
算了！算了！  
武夷茶 荔子丹  
都等你 你偏不來  
而鄰火村春  
這一塵地  
却讓你啊  
故國山水聊心存

### 羅望子

一酸，世界全在這裏了  
美過，以後才有的人生  
這變化。就這樣  
讓一胸臆  
泥潭  
而溼漉漉地  
滲透  
葬花女的眼淚  
搖搖無主，那失投的迴聲  
緣份終歸參差  
委屈自己，看來一點怎樣的  
自己，還要趁酸寫一寫  
不懂就讓他們不懂的詩  
反正預支明日  
欲痛欲苦的我  
酸我就酸我  
酸我就酸我

註：羅望子，酸果，爪哇亞參樹，  
學名 Tamarindus Indica。

# 茶海

(寫在 Gunung Mas 的時候)

\*柔密歐·鄭 圖／蓮珠

把你一葉子青翠  
黃起來  
焙乾

苦的時候  
回甘

我在信中說：

你對山水的體會特別深轉別厚嗎？古人老是認為玉是山的精華，珠是水的精華。由玉和珠代表山和水的美。山是高的，水是深的；仁厚的人愛山，智慧的人愛水。總之，談到山水，相信你會和我有同感，都認為它們是很誘人的。然而一向與我形影相隨的你，今次卻不同我上山，未免悵然久之。

昨晚在我朋友的茶莊Gunung Mas 安安靜靜地睡了一夜。清早起來，眼見到處都是一片嬌綠，有着無限的自然美，一草一木，特別清爽，夏天是不會來這裏的。也許你在想像，我會是條冰凍的魚，但希望在你的記憶裏能保鮮，對我來說，多少還為你留下我生命的詩采！

山環裏面，有懸崖，有清溪，有亂石，有古樹，還有一叢黃竹，以其細瘦的詩體，凸寫它那飄逸清高的性情。主人還特設一個小小花園，有草亭，有石凳，有花草，人要在這地方，看腳下流去的溪水奔騰跳躍，還向亂石叢裏拍濺着水花，是誰都會感到

生命的喜悅。

這時候你可以出去了，無論走到甚麼地方，有時轉過一個茅屋，忽然一座高倚天表的山峰，矗立在你眼前。有時坐在樹下，透過茂密的枝葉，又看到它清秀的樣子。再不然就坐在一塊石墩上，一片翠幕般的山峰，便整個讓你飽覽無遺。

我又沿着東拐西彎的山路走，偶爾地形低准，四面群山環抱，山腰有些細竿寬葉的叢竹，泉水從竹下流出！你聽到泉兒，總想它是清淺的，漫流在石上有淙淙的聲音；是茶莊的主人吧！用竹管子把水引進一個池式深潭裏，水極清，裏面有水草紛披不能見底。我用手盛一口來喝，想不到那麼甘美。因之使我浮想聯翩，若我能在這幽雅的山林住下，烹烹茶，聽聽泉聲，那該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了。髻髻中我已隱居，在寂寞之中，唯有與物為友了。這下子我想起來，古人的詩句：帘捲南風啼曉鶯，閒清無過是吾家，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說到「茶」這個字，很有趣的俄國人也叫它「茶」，日本人也稱之為「茶」(Ocha)，至於英國人叫它是「揚」(Tea)，本地人卻叫它「爹」(Teh)，「爹」語音，是來自閩南話哩！可愛的的朋友，福建人說的「呷爹」(吃茶)，若你們遇見海南人時，千萬不要對他們說「呷爹」，這會引起他們的不滿，或對你們咆哮的；它正如爪哇一帶的居民說的

butuh (需求)，若在廖島，對那些馬來由人說 butuh 的話，他們也一樣會生氣。(馬來由人不說 butuh 而說 hajat。上述兩則皆因與男性性器官有關。)

當我心裏在跑野馬的時候，主人的家丁來喚我回去吃早餐，我一走入客廳，主人即端椅請坐，一杯紅茶，四碟小菜，一碗香噴噴的清粥相奉，這些充滿人情，充滿友誼的情景，在繁忙的都市裏，不一定常常見到。主人殷勤招待過後，便告訴我，他有點事須到椰加達去，再三要我別拘束，可以到處去看看他的茶園。

主人去後，我便悠哉遊走出別墅。

Gunung Mas 不愧是名副其實的茶鄉。此地遍種茶樹，產茶最多。茶葉是它的主要經濟作物。此地氣候溫和，雨量充足，適合茶樹的栽培，所以已有數百年的種茶歷史了。

我獨自向前走，開始向它的山頂攀登，從山下到山頂。

山坡的高度約有千來米，瞧那茶樹密密麻麻地，隨着山的斜度，一行行都排得很整齊，依山陡而種，根本就是梯田。茶樹低矮，一棵緊挨着一棵，上千上萬棵不達一米高的茶樹，而我身在一望無垠的茶樹叢中，真的如在綠色的茶海中游泳。

微微的雲在我頭頂上流着，山陡與青茸的草叢也從潤澤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

隨後，我登上了山頂。這時塵慮皆失。本來茶葉就綠了，加

上重重綠色的山峰，連自己心裏也分沾不少青春的氣息。在我面前，像夢境似的展開了茶葉光采和山色。站着被風吹拂的我，遠眺眼前一片烟波浩蕩，浮綠搖青的絕妙的畫面，我驚奇得睜大了眼睛。啊！綠浪東西南北路，抱一山的茶波滾動得令人陶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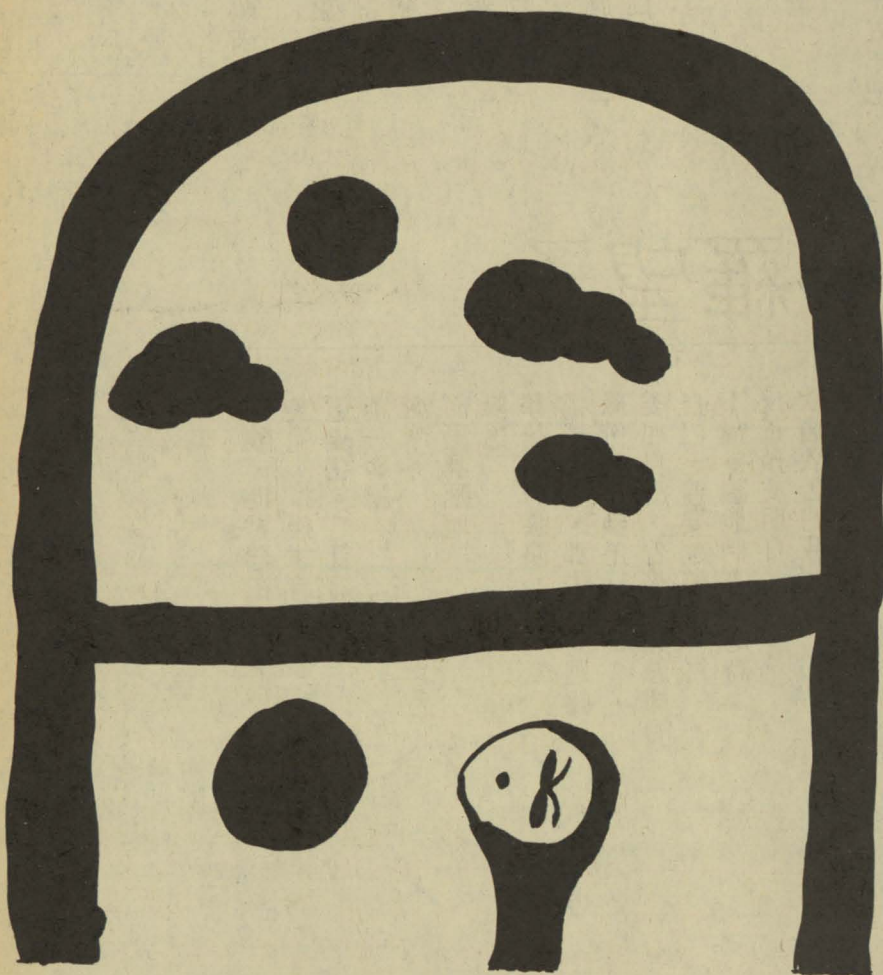
這時，有些霏霏雨霧灑向我，沁入肺腑，而這似雨非雨，似霧非霧的維妙氣氛，實在令人難於捉摸，仗着霏霏雨霧的幫襯，以及隨着風兒飄盪的茶葉千千萬萬，啊！很活潑又很快樂。它們掩映在浮雲淡霧之間，由遠而近，從近向遠，一波波地來，又一波波地走，好一片茶海風光，不但它們在載歌載舞，連遠處烟雲彌漫的山峰，也不甘寂寞地冉冉上升，從遙遠漸漸奔過來！

白雲邀同茶浪高來低去，恰似汪洋大海中的波濤，一樣地起伏伏伏，我的心豈能靜息，我不也可以乘風飄去，啊！高處不勝寒，我何不將豪情付與山水之詩中。

人於得失之外，於詩於畫，也自可遇而不可求！設想自己立於懸崖之上，一雙眼睛往茫茫遠方眺望，腳下雜草叢生，衣襟衣帶隨風飄起，不免令人有無限瀟灑之意。

再次就是石上獨坐的我，仰首長嘯，而露豪放雄情，那無異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心情，噢……。

一九八八年四月寄自新加坡 □



# 旱季以外

(寫在車回椰加達的時候)

\*柔密歐·鄭 圖/蓮珠

雨在家嗎？  
青草好想念  
花蕊好想念  
還有我少去露滴底  
愛情

乾了雙唇底夢  
澄汁一杯也無  
而心葉落下片片  
而燃燒於盆中的玫瑰  
都在想念在想念  
雨在家嗎？

回椰加達的巴士車，一下子把三寶壠拋在後頭了。接着下來，收入眼底的是：小城、小鎮、小小村落；還有林子，以及一望無垠的稻田。

且不說甚麼，單單看到許多樹都剩下空枝，而透黃已枯的片片葉子，正搖搖欲墜，還有一大片田地，略約些微乾裂的現象，再來就是黃中帶青的稻子與茅草，這些，就夠告訴我們，這已是亟需水分滋潤的旱季了。

「今年的旱季，恐怕要很長。」臨窗凝視車外的那人，用重濁的男腔，似在自言自語。沒有人回答他，真的想邀個人談談也如此難嗎？靜。靜。一車四、五十個座位，皆滿滿坐有人，會如此寂靜！我右隣坐着一位少女，偶爾發出一聲輕微的歎息，全車人一定聽得很清晰；我偷偷一瞥，剛好一朵雲翳飄拂過她的臉。啊！一絲風也沒吹進來，是甚麼使她在抽搐，與低泣着？

好一副可憐的白哲的愁容，不知甚麼事令她如此傷心，跟誰吵嘴？或受了刺激、或一肚子委

屈、再不然就是愛人不別而去？當然我不可冒昧問她，再說我向來都不喜歡探索別人內心深處的隱秘，只是，她像是愈想愈傷心，愈傷心眼淚也就愈歎歎地掉下個不停，瞧她一袖子都濕透了。這樣子一直哭，我竟也被她哭得十分不好受；唉！慚愧，說甚麼男人有淚不輕彈，而我的心，倒真的早已濕了一大片！這情景，使我想起了往事一段，就在沒有錢買油燃燈的一個小巷的小屋中，我那個她跟我互相擁抱着，大大的哭了一場。最後，正是天可憐見，從我們破茅屋頂上的大洞口，月光照射下來，使我看得清楚，雨後天青的她的嬌臉，楚楚可憐，但也好美、好美，至少在我眼裏是這樣。縱使有人肯將嫦娥，跟我那個她相互調換，Sorry，我才不要呢！

「幾點了？哥！」在我胡思亂想的半晌，原來是她輕聲問我，我仔細地瞧她臉上的雨滴，乾了！

「噢！夜晚十二點半了。」我連忙回答她。跟着，她竟跟我閒扯了一陣！談吐中我知道她的老家在三寶壠，有十分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她還是彈琴的能手。換言之，是一個相當有造詣的音樂的追隨者，這次她到椰加達去，就是想打聽到西德留學的一切必要程序。於是我們談蕭邦，談莫札特，當然也談到貝多芬，雖然我知道得很少，但我還是告訴她，貝多芬的交響樂章中有一段，描寫大風暴來臨前後的音樂特色，他的交響樂非常突出，那暴風雨來臨時的吵雜、不安，甚至使人每一根神經都站起來似的，煩囂甚至驚恐一陣過後，接下

來才是柔暖的、平和的、令人舒暢的鳥語花香，令人飄逸的小橋流水。我對她說：這就是人生，妳懂嗎？她羞怯地點點頭，輕聲地說：「謝謝你，哥！」啊！再一次地叫我哥，令我心裏甜絲絲地。真的，人一老，還有人叫你哥，你不希罕，成嗎？老實說，應該是我向她說聲謝謝才對。想到如今，一直叫我哥的，捨了我那個她，還有誰呢？隨此，我又沉緬於自己的一段回憶裏，而她卻疲倦的悄悄入睡了。

一點睡意也沒有，我只有找出紙和筆，在微弱的燈光下，開始構思並寫出自己的心曲。想不到一口氣我寫了十闕詞，這都是為懷念妳而作，而每一闕詞中都有妳我同相生活的寫照。與上次的那十闕，剛好是一個組合。如今抄寄給妳，希望會讓妳重新掀映舊事來，也許在妳的世界裏，如今是一夢一憶也如水潑不進去了。其詞如下：

人去也，人去一蟬吟，是處流離堪涕泗；輸他樹上那雙禽，相愛豈黃金。

人去也，人去採板榔，悄立曉寒侵夢裏；紅絨嚼爛口微香，隨笑唾阿郎。

人去也，人去夢偏多，牛女隨歌三步慢；幾分影夢正飄過，藍色多惱河。

人去也，人去有鶯聲！一朵紅妝知有已；和膠有計黏三生，金鑑可休爭。

人去也，人去滿蘭齋，醉愛

雨聲漫剪燭；憑添畫史影相諧，無夜此中佳。

人去也，人去並垂竿！一水浮山今再現；鐘聲緩緩挾雲寒，楊柳不能歡。

人去也，人去雨烟湖！游子浮雲同落泊；蘭花得氣美人圖，分醉柳邊壺。

人去也，人去正通潮！千里難忘人似妳；紅蘭綠芷更相遙，無伴自吹簫。

人去也，人去畫船中，染骨熏神情一字；青青岸怕更朦朧，餘老豆雙紅。

人去也，人去柳搖村！背立南風無限意；漫懸月見白頭魂，依約竹籬門。

抄好了詞，窗外已是破曉時分了。

「今年的旱季，恐怕要很長。」又是那重濁的男腔。

「Nanti juga hujan! (待會兒自會下雨)」車前的老婆婆迸出一句，引來全車人一陣的哄笑。

她張開眼睛，對我微微一笑，我乘此祝福她，願她早日學成歸來，並願她有一天能在椰加達，舉行個音樂演奏會，到時候，我也能夠參加，最後我還告訴她：「必要時把妳的性命貢獻給藝術吧！生命是『奉獻』、是『給予』、『不在索取』！」她激動地與我握一握手，眼睛還噙住那水晶體的淚光。

天發了一大白，今天，椰加達將會是個很晴朗的好天氣。□

# 同圓種智

\* 塵 僧 圖 / 蓮珠

## 佛 性

「情與無情，同圓種智」，這是禪宗與圓覺佛教的名言。

在衆生日「佛性」，在無情乃至一切法曰「法性」。佛性與法性實爲一。

有情有情識，並能依此情識作用而証入，証入後便稱爲佛。故此性能稱爲佛性。無情沒有情識，故不能証入。但一切存在，或一切法，包括有情皆依一定的法則而存在、運行和活動，這法則即是緣起性空，也即是法性。

一切法雖然在紛紜萬象中生滅，但其本性乃爲寂滅之法性。因此萬物雖因緣起而生滅，卻乃依於不生不滅之法性。故當有情能見此寂滅而契入佛性，便體証一切法之法性；而無情亦依於此如如不動之法性。於此時當覺者眼光所觸，法法皆悟，法法爲佛，法法皆觀佛性（法性）。因此便可說「情與無情，皆有佛性」。

佛性即法性也。這在理論及哲思上，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真正體悟，就必須實修。昔曾得個入處，當時確曾體會前人「不履生草」之境界。

修學佛法的目的，就是在於體証佛性。法性並不需要我們去體現，但有所証入，與法性相應，便能時時刻刻在明覺的觀照中，如此則能處處顯現法性的生機

活用，才能處處無碍，而又非放逸，處處謹慎而又不呆板；活潑潑而坦坦地活得多采多姿。

法的顯現是多方面的，唯有掌握法性之寂然不動，才能隨順緣起緣滅而活潑地生活，而內心卻依然住於寂靜。

## 因 果

每天都過着差不多相同的日子，只有在思想上，或因某些書的啓發而有所改進，但並不很明顯，因爲思想的建立是需要長時間的熏陶的。

對於一些突變的現象，我們不要被其表象所惑。頓悟其實是漸修的一個成果，但並不一定是最後的成果。

人不可能在一次外緣的刺激或內心衝突上，突然間改變整個人生觀或思想。

因此，我們每天的行爲都與前一天或以前的日子有關，也將影響未來的日子。一切都是因果不斷轉轉循環的現象。

所以那些尋求突變者，本身的觀念在基本上就有問題。有些人有時候會想要尋求突變，這是造成社會動盪的因素之一。

當一個人不顧因果關係而希望奇跡出現，他就會走「捷徑」（其實捷徑也需按部就班去走的），甚至挺而走險。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去

獲得。當有一些阻碍出現時，就不理一切地去破壞。破壞有時候是需要的，但不是經常，建設應更爲重要。

但有不少人卻不斷地只依着個人的貪慾、我執，不顧一切後果地要求突破，卻又不願遵循一定的程序。靠這種作法而成功者，似乎也有一些，但不可否認的，他們必面對不良的後果。在世間上，這是有例可見的。

公道自在人心。做一個人，不論是平凡與否，想要向上，是應該的。但要依於一定的程序，要明白因果的循環，按部就班。雖不一定成功，但會心安理得。

## 選 擇

在內心深處，我到底知道多少？在表面上的許多行爲，是否真正從內心深處引發呢？有時我也會迷惑的。

實際上，我們常常在欺騙自己。當然我們是會瞭解這些的。然而當我們發現這些行爲用多了以後，竟然也就會自以爲是了。這就是騙中之騙。當我們漸漸地習慣於此，乃至麻木於此的時候，我們不止會自以爲是，還會以爲那就是我們的真正面目了。

一個肯真正往內心深處去探索的人，他會在深入後發現到許多不止不爲人知，也不爲己知的內心活動。對此他會有驚有喜。

喜者是自己終於進一步瞭解深一層、或潛在的自己；驚的是在那一個層面的自己，有時候竟然是那麼可怕，甚至連自己也不敢相信的。

我們會如何去處理呢？

任由其發展下去，或者自我檢討一番，並思以改進？

第一種作法，是比較容易的，但我們會在不願意欺騙自己的心情下，感到羞愧、後悔與難過。若走第二條路，又會產生許多的矛盾與挫折。

因爲世間的道德、宗教的教導，都是很理想的；我們內心的活動，有些則是很卑劣的，若遵照道德與理想的準則，會覺得難以實踐。不做嘛，又痛苦；要做嘛，又做不到。

因此一個好的宗教，會讓信徒有所選擇。將不同的等次、程度說明白，使信徒有選擇適合自己的程度與方法的機會，從而較能踏實地去實行。

另一方面，宗教也應給予人們希望，而不是以威脅或恐嚇的手段來吸收信徒。如果宗教也不能給人們希望，人類真的是太可憐了！

我們內心有脆弱的一面，但願我們依於信仰、或力量、或學問等等，讓它壯大起來。

八八年六月廿三日雨城

□

生長在邊境地區，總是體現了許多人所未見或是聽了人所未會聽的事情，這令自己多了些見識，但也添了些感嘆。

家裏是經營雜貨的，做的是泰國人的生意，因此，每逢泰國的一些重要節日，如潑水節、燈節、林姑娘遊行或學校假期，總有許多泰國遊客湧來邊界商店購物，買的多是日常用品及食品，這替我國政府帶來不少的外匯。而在與泰人衆多交易的次數中，有幾回是令人難忘的。

有一遭，正值大馬學校的假期，又適逢泰國的潑水節，店裏來了許多遊客，嘩聲一片，實令

人應付不暇。幸好下午二時後，遊人已漸稀少，才鬆下一口氣，眼面前卻紅光一閃，進來了三位僧人。

他們身披橘紅色袈裟，腳踩拖鞋，身上捎了個帆布袋，施施然進店來。

我見了，和妹妹退到一邊去，由母親及弟弟招呼。通常母親都不讓我們接觸這些僧人，老人家認為，年輕女孩招待和尚顧客，那是大不敬。偶爾騰不出人手來，硬着頭皮上陣，接錢找錢拿貨物，都要通過第三者（男性），不可直接遞給他們。所以，這會兒我也樂得清閒，悠哉遊哉的在旁整理貨架，得閒瀏一眼過去，這才發現：三位年輕和尚各手裏捏着根香烟，正站在擺賣香烟的櫃檯前，談談笑笑，說的是哪一個牌子的香烟味道較佳或較合口味！

我有一陣失神。

甚麼時候，青燈古佛旁的和尚已入世至這個地步？不只遊戲人間，還大食人間烟火？

他們和母親討價還價着，（天曉得，香烟價格是規定的）最後，終於減價賣了出去。母親說：出家人嘛，就隨便罷。

而最令人懷深的，是一批無聲的客人。

那一天，店裏也正如往日一般繁忙，忽然進來了一批顧客，大約廿餘位。一剎那間，店裏所有工作人員全停止工作，靜得聽到輕微的呼吸聲，大家只是好奇的看着那些顧客，直到母親喊了聲，才恢復正常。但每個人都都靜悄悄的，說話不敢大聲，生怕噪音吵了他們，原來他們都是聾啞的。這真是一次奇異的經驗！店裏超出三十個人，卻無一丁點聲息，僅靠比手劃腳，打啞謎似的，嘴裏不發出一絲聲音。每個人似都鬱着氣，而那些客人，卻

\* 在工作中的按摩女。



興高采烈的以手交談着，購買各式各樣的貨品，不發出一語，我們也成了沒嘴葫蘆，招呼他們，以手勢比出價格，偶爾忘了，用口幫忙，卻毫無效果，只好噤聲。

好不容易，侍候他們出了店門，大家都忍不住高聲談論起來，適才，大家都驚得慌了！原來不說話竟是件那麼辛苦的事，上帝造人雖只是一張嘴，但人類卻充份利用，一旦有限制，可辛苦了。這時，喧嘩聲盈耳，談的都是那群無聲的客人。

藉着店處的方便，時時都愛到泰屬的街市溜躑躅。

從家裏騎摩多單車出發，約七分鐘，就到泰國了。

在這短短的路程中，途中除經過大馬及泰國的關卡外，還經過一所泰屬小學。若你經過的時間恰好是他們上、下學的時候，

時間就會耽擱了，原來他們在上課及放學的當兒都必定舉行升旗禮（泰國的上課時間是全日制的），所有來往的車輛都必須停止行駛，以示崇敬，這也往往引起了一些大馬遊客的驚奇及欽佩，我們卻是慣了。

之後到達泰屬的市中心了。

有一回，鬼使神差的竟躑到這兒的花街柳巷來。

那一整排的酒吧，肆無忌憚的經營着生意，在泰國這是合法的。駐足在一間酒吧前，向路邊的攤子買了五銖的 somtam（一種泰式小食，以生木瓜絲涼拌一些佐料而成），一邊堂而皇之的看着那酒吧的門面。那時是下午四時許，每一間酒吧門前都坐着許多年輕女郎，多數長得相當漂亮，皮膚也挺白皙，打扮得頗為穠艷。我一壁走一壁吃一壁看，那些女郎，有者走到街上和人打情

罵俏，有者就在路邊的小食攤買吃，衣著看似和普通人無異，但舉止行動一看就知是經營哪種行業的。

她們神態自若，公然在大街上行走，三三兩兩，他人也見怪不怪，習慣了。泰國人的肚量或許較大，對這類事非常看得開；而家中若有人做這種行業，也並不以為恥，反正錢是來得「光明正大」。而這若要以我們華族的道德觀去衡量她們，簡直是測不出底。我們這些住在邊境的，在兩國政府的友好政策下，兩國人民的和睦相處下，也能夠坦然的接受他們。不過，如有真正對他們動情的大馬人要娶他們回來做媳婦，卻又有另一套真正的衡量標準了。

據知，這些女孩多是從泰北如清邁或清萊一帶來的，是割膠或種稻的女工。有者是因家境貧

## 〔報導文學〕

# 邊境拾餘

文與攝影 / 楊逋

\* 泰國僧人正在化緣。





窮；有者則純粹是為了物質生活的享受。她們和酒吧的老板簽下契約，做了若干年後即可贖身，也可長此做下去，端視個人而定。其中當然與錢財有極大干涉，其實，若不為錢，又有誰願意經營此業？

話說回來，她們還是挺虔誠的，常上佛廟進香還願，畢竟肉身只是個空殼，精神得以超脫才是最重要的。

泰國是個佛教國，人民多信仰佛教，不論是華、泰族，因此他們的生活習慣多少總與神佛牽上關係。夾居在馬泰兩國之間，遇有空閒，就到泰屬街市走走，其時，你可以看到家家戶戶都安有佛像。他們極是誠心，因之對和尚僧人也都非常客氣及恭敬。

每當清晨時分，你若到大街小巷溜溜，就可看到一些和尚手中托着鉢鉢，沿門化緣去了。而有布施的人家，清早即已將飯煮熟，一等僧人來到，就雙手合什跪下拜了拜，再把白飯舀進鉢裏，算是對廟裏的布施，之後，這僧人又踱到另一家去。

泰國人有一個習俗，即不論男女，每個人都必須到廟裏剃度，算是還願罷！他們住廟的時間並不長，或兩星期，或一年半載，視個人而定。非常欣賞這個習俗。紅塵十丈，我們過的多是紙醉金迷，炫然迷惑的日子，能到廟裏淨一淨自己的俗思，對自己的生活生命作一番重估反省，冷靜一下混亂的思緒，滌蕩塵慾，這對我們的人生不無助益。而廟裏的金身佛像，輕煙裊裊，木魚鐘鼓，莊嚴肅穆，對我們的意志或有一番惕勵、警頌作用。

泰國人也是相當謙和禮貌的，這或許和他們的信仰有關。洋人見面，不是握手就是擁抱，泰人卻是雙手合十向你彎身拜一拜。而若一群人正相聚言談，他們要從中穿過，必定躬身而走，不會昂首闊步。時常都為這個感動着。偶爾，你若擋了他們的路，他們一定會連聲說对不起，請你讓一讓，將腳挪開，不會一步就跨過去。他們的男性也有個忌諱，最忌別人用手摸他們的頭，尤其是女性動他們，認為這是非常觸楣頭的事，所以，我們雖是大

馬人，卻也得尊重他們的習俗。

而我們這兒的生活習慣，多少也已被同化了。要做泰人的生意起碼得懂泰語，用泰幣，再而適應他們的習氣，如吃泰國餐、看泰國戲、聽泰國歌等。逢到他們的節日，也不例外的熱鬧一番！例如潑水節，雖然不若泰國內地玩得瘋狂，但也不亦樂乎！逢人有水便潑，這可是可以除去邪氣的。又如，這兒的居民也如柔州居民愛觀看新加坡電視節目，一樣，多收看泰國電視節目。這些節目都是以泰語播出，因此，邊界居民的語言天份隨時都可以表現，自懂得說話的小孩到年老的人家。至於飲食方面，泰國的果菜魚肉較我國便宜，所以日常吃的米及菜餚都是自泰國買來的，也因此多多少少的影響了大馬人的吃法，且煮的方式多是泰式的。而泰國的小吃又有許多，如泰國叻沙，泰式酸辣湯，涼拌木瓜絲，榴槤或芒果糯米飯等等，各色各樣，舉之不盡。這可是我們的口福，尤其是價格廉宜，一般都吃得起。只要你在早晨時，抽空經泰屬菜市場逛逛，即可購



\* 馬泰邊境街邊賣點心的婦女。

\* 勤勞的泰國婦女正擺賣着水果。此攝於馬屬地，這些水果都售至泰國去。



得你想要的材料。普遍來說，泰國的食物多數是酸辣甜的，味道較濃，所以，我們一旦碰到味道較淡的菜餚、點心，就要大歎乏味了，老子說：「五味令人口爽」，信然。

邊境走私活動之猖獗，是人盡皆知的。大馬人多數自泰私運白米入馬。

緝私組老爺每日馬不停蹄的在邊境關卡上檢查來往行人，除白米外，家庭用具，衣物，食品也在受檢之列。其中搜檢最厲害的，是在火車上。

許多時候，一些跑單幫的都伺機而動，待火車一開，即將米袋盡數拋入火車內，因在火車開動之前，緝私組人員必在車上檢查。有時米被充公了，走私客即和海關人員爭執，卻不能得回，憤而將整袋米摔在地上，潔白潔白的米撒了一地，再憤怒地用腳踩了踩，真令人心疼。

火車開了，又另一番爭戰開始。廁所、架子、椅子底下，都躲不過緝私組銳利的眼光。被捉了，有者哭哭啼啼，有者滿臉木

然或憤怒，卻都無可奈何！生活，總有許多苛刻的條件，是他們選錯了行，而各人都只是在盡各人的本份而已，所不同的，是法律上的對或錯，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夠觸犯的。

傍晚，你會看到一些小孩或泰人在火車路上撿那些白米，輕拈細挑，一日三餐或許就在此處了。這也是一種生活。

最近，政府為了遏止這些走私活動，火車從北海出發，只開到亞婁而已。緝私組老爺輕鬆了不少，卻減去了許多人的生計！邊境也不似往日之熱鬧、喧嘩，冷冷清清，也削減了這兒商家的正當收入。

除了大馬人自泰私運白米、毒品、槍械入我國，泰人也自馬私運貨物入泰，其中多是食品，如罐頭、麵粉、食油、蘋果、大蒜及棗子等。

泰國對舶來品的進口稅是極高的，所以許多貨品（如上所述）都得借大馬邊境商店再携入泰國。這些漏稅的貨品，其價格與泰國自家輸入的貨物價格相比較，是便宜太多了，因此邊境上許

多商家都是靠賣上述貨物為生的。當然這些商家都是合法的，並沒有觸犯任何法令，只不過，當這些貨物被帶入泰國時，就苦了泰方的緝私組了。

在與泰人的交易中，除了一些「散客」（即不定期的顧客）外，多數是長期顧客，其中佔大部份是賒賬的；再者就是一般旅客了。

在這眾多顧客中，百分之九十是女性，泰語稱為 mei ka。你會驚訝於她們的能幹，而奇異那些男人究竟到哪兒去了！有人說女性是天生的政治家，在此，我是深信不疑的。舉凡買貨、算錢、看貨，都是女的；而男生，只做些較粗重的工作，如以摩多車將貨物自馬載至泰屬邊境；或將貨物担至泰屬街市，再私運入泰國內地。

在這裏，這些女性的功力甚高，不論未婚、已婚，那種對生活挑戰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邊境關卡八時正開，但清晨五時許，她們已潛過邊界籬笆來買貨物了。趁早趕路，可以避免泰方海關及野戰隊的搜緝，安全將貨物

運至合艾。偶爾，泰國政府震怒了，下令嚴辦這些走私者，看她們與警方人員爭奪貨物時，你會感歎進口稅為甚麼要訂得這麼高；一方面也驚懼於她們真的敢觸犯法律！而若是真的無奈貨物被「充公」了，那麼哭泣是最好的發洩方式，這一筆生意肯定是血本無歸了。而在較早時期，即數年前，常發生民眾與軍警爭奪貨物事件，他們無懼於軍警的權威，公然爭執，軍警也無可奈何！其時軍警的人情味或許較濃，某些貨物還可以追討回來。但近年來，泰政府鑑於走私活動太過猖狂，派下大量荷槍實彈的軍人來，這類事就少發生了。當然邊界的治安也就非常良好，少有偷盜搶劫之事發生，尤其為了剿共，大馬屬地也有大量軍隊駐紮，鷄鳴狗盜之事更是少有了。

一般上，泰國政治不若我國穩定，人民生活也不似我國的寬裕，因此，在這兒，你可以發現許多在生活綫上掙扎的人，其中包括年幼的孩童至六、七十歲的

老人。

許是泰人的節育觀念不強，中下層階級的人多早婚（女孩有十四、五歲即結婚者），生育的孩子極多。又由於家境不好，受教育甚少，於是小小年紀即要出來謀生，不然他們的父母親根本不知要如何養活他們。當然他們的生活是極之儉省的，一天馬幣二元的菜餚即足夠全家食用（泰國的蔬菜、肉類及白米都較我國來得便宜）。這些小孩，過的是各種付出廉價勞力的生活，如替人當帶工，即將 mei ka 所買的貨物帶入泰國內地，其中要躲避警方的捕捉，軍方的搜索。他們有者清早過來替人運帶貨物，再趕回去上學；放學後，又再出來工作。較諸我國的學童，他們的生活經歷太早了，太早認識生活的艱辛而一輩子在付出勞力！這是幸或不幸呢？

而若你來到邊界，也可以發現到一個「陌生」的行業，這裏通稱為「担工」。在 mei ka 將貨物買好之後，即要將之運往泰方

；而這之中有一段路程，車子是不能通的，需要靠人力來承擔。這些「担工」多是男性，馱着兩個籬筐，一副扁担，將貨物放在筐裏担將過去。在這裏，有個可以算是兩不管的地帶！從馬屬地帶出來的貨物可以停放在這裏，泰方海關卻不可以逮捕，因此，這裏屯積了許多貨物，

再選擇一個適當的時間將它們運入泰國內地。

至於女性，她們也負責「帶貨」的工作，只不過她們不是「担工」，而是將貨物放在頭上，就這樣輕輕巧巧的頂過邊界去了。

兩國人民的生活，各有其同異之處。但不論如何，兩地居民都友善相處，鮮少有不和或衝突，這或許和他們信仰佛教有關。而且彼此也常互助，如兩地各曾發生過大火災，居民們都通力合作救人，完全不分你我，也沒有趁火打劫之事發生，或許大家都是在生活綫上掙扎的關係，而能夠互相同情罷！ □



\*兩不管地帶的商店交易情形。

# 回家

\*美 凌

我回去又回來了。  
還把那頭長髮剪了，炸了。也把皮膚曬得黑黑的。我不喜歡大馬的朋友說我台灣味道越來越重，所以我要帶些馬來西亞風味回來。我本來就是馬來西亞人。我怎麼可以被家鄉的朋友看作外人？

我不是不喜歡台灣。  
但我更愛大馬。  
首先叫我去燙頭髮的是媽媽以前她叫我做甚麼，我都不做。

這次回家，她叫我做甚麼，所都一一照做。  
因為媽媽看起來比以前老了。我心痛。

爸因工作關係，向來不常在家。小弟也老往外跑，晚晚「爬地」；還交了新潮的女朋友回來鬧家庭革命，比我以前更囂張。我跟他說：你要聽媽的話。他甩甩頭，「她甚麼都不懂，只會嘮叨罵人。」走了。

留下我一臉愕然。  
於是我每天在家聽媽數家中大小事。重複又重複，怨老爸不顧家，怪小弟不生性。

其實我悶得發霉。  
但還是推拒朋友說我不想出去。

我感覺到媽媽的寂寞。我不忍。

當初離家時，媽一直說不放心我，担心我，認為我不會照顧自己，大表反對我來台升學。

後來老爸悄悄告訴我，「其實你媽是不捨得。」  
而今她竟然叫我畢業了不要回來。

講到傷心處，她甚至說要賣車賣房子，不要這個家了。  
我默默地聽，不知說甚麼。直覺媽真的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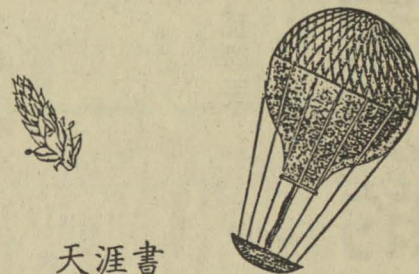
老爸回來時，又拉了我來問媽跟我講了甚麼？然後輪到他發牢騷。說媽脾氣壞，所以跟小弟的關係鬧得很僵，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也很難做。又說小弟不聽勸，只好由他去。

我每次都有股衝動要勸勸小弟。可是每次看到他，我就說不出來。他偌大的身體站在我面前，反倒像我哥哥。往昔又是跟他嘻皮笑臉慣了，講沒兩句正經話。現在要我扳起臉孔道貌岸然地訓他。怎樣也不像嘛！

再說，以前自己也比他好不了多少。父母的話都當耳邊風，聽不進去，只知道叛逆。

不同的是，不管自己在外面怎樣瘋，回到家還是乖女兒一名。儘管好玩，但也懂得劃清黑白界限。不會令父母担心。

而小弟是糊塗了？還是投入了？



天涯書

老天！但願他只是年少時的一股衝動，走過去就沒事了。

代溝問題家家難免。老一輩的父母不能接受年輕人時髦的玩意兒。年輕的兒女不肯站在父母傳統的立場來思想。於是代溝就產生了。我時常這樣替別人家分析，說這都只是成長的過渡時期待這些事發生在自己家，反倒不知站在那種立場？不知如何是好？

回家，彷彿是隱居。整個生活重心都圍着家人轉。很少見朋友。

在走之前的一個星期，才陸續找一些朋友敘舊，談很表面的話。不知道他們實際如何，應該都不錯。人都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的。

回來後，表面上馬上就調整好了節奏，投入這裏的生活，很快就上軌道了。

實際上，晚晚都夢見家鄉的人事物，往往一夢驚醒，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夢和現實混淆得塌糊塗。

平常慣道不想家，不會想家。但回家一趟，像重新揭開一個快要結疤的傷痕，鄉愁像血膿流了出來。抑止不住的痛，刻骨銘心。

八八年三月稿於台大宿舍 □

# 交流的漩渦

\* 郝毅民

近來我讀《中國詩百首》一冊，是由 Kenneth Rexroth 英譯的唐宋名家的作品。其第一部分共譯杜詩三十五首，第二部分宋詩收有梅堯臣、歐陽修、蘇東坡、李清照、陸游、朱熹、徐照和朱淑真各若干篇。從它的前言與後註中可以看到譯者游心於中國詩，涉獵很深廣，取自法文的中詩研究成果，獲取營養。讀這一本英譯有它的獨到風味。

這裏略說兩首杜詩的英譯。「贈魏八處士」在中國是最流行的杜詩之一，尤其是開頭四行：「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英譯是這樣的：

To Wei Pa, A Retired Scholar

The lives of many men are  
Shorter than the years since we have  
Seen each other, Aldebaran  
And Antares move as we have.  
And now, what night is this? We sit  
Here together in the candle  
Light.

以 Wei Pa 音譯「魏八」而不取 eight 譯「八」，很有中譯人名的味道。我們譯莎士比亞而省去賜名，有異曲同功之妙。（唐代，把杜甫稱杜二甫，李白稱李十八……等是有歷史背景的。）把英譯首句再譯回中文來，用今日的中文寫出來如下：「自從我們上次相見以來，歲月的長久比一般人的生命還長，大星參商的行動就像我們不相見的歲月。」譯者首先了解到杜甫筆下的兩行十個單字，把「人生」譯作「許多人的生命」來比「我們分離的日子」，以前者之短以見分離之長；接着用天上星象中的參商二星的各自一方，此起彼落，不得碰頭以形容二個朋友的不得相見，暗

示這是由於命運使然。這種譯筆應屬於「意譯」，雖然它把字句隱含的意思明寫出來，但在保持個中情味上依然不乏含蘊，把杜甫感時傷世的情操表現了出來，而詩的技巧仍不失白描事的本色。以「譯詩」論，它的格調可以稱賞。第三四兩行，兩句嘆問語式順暢簡明，稍有英文根底的人可能不難譯出來，前兩句可說是這個譯者的創作。

另一首譯詩是「夜宴左氏莊」，原詩八行：「林風織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首句的「林風」向來要與「風林」分開來講。「林風」是說搖動林葉的習習微風；而「風林」是樹林被風吹動，這裏的風是大風。英譯用 windy forest 應近於前者。「織」字有些微妙。首先我們把它當做動詞應無異議，它由「細小」、「編織」轉借成動詞用。這詩的時地背景——左氏莊——應在林木掩蔭中，「月落」的微光被樹影搖動，分割如編織的紋影投下地來。英譯用 is checkered 指出「林風」的投影「被」剪碎，枝葉的影像零亂錯落。英譯者對此「織」字的領會很高明，甚至對中文的讀者在了解上也有幫助。

領會到「左氏莊夜宴」的時地背景，對下一句「衣露靜琴張」的了解就能有所感知。英譯順乎英詩的特色把句子的「主詞」明寫出來，「I tune the lute」這種代原作寫明主詞的譯法往往是必要的，文化習俗左右我們的思想聯繫與認識；在中文詩中省去主詞會有助於文句的明潔與神韻，但在西方一向注意「身份」，我、你、他、牠、牠、牠的指謂習

慣，省略了這些指謂主體在認知上很容易發生混亂。英譯者認為「我」（杜甫）調琴，而譯本詩「衣露」時，他譯成「Its strings are moist with dew。」那就是說，在夜露籠罩之下展開琴，琴弦也被露所浸濕着。但是「衣露」一詞向來是有異議的。根據清朝仇兆鰲《杜詩詳註》，引用《說苑》：「孺子操琴於後園，露霑其衣。」證明「衣」為孺子之衣，並非護琴的布夾。英譯明白指出露霑到了琴弦。說英譯者沒有認識到「衣」而當是弦，不太可能；若是說把人之衣與琴之衣的問題判定為琴之衣，譯者又不曾用衣而用了弦。露霑的問題很是迷惑，而迷惑往往能調動思維，在搜尋中擴大思維的範圍，並引上揭開記憶的路。

據前賢考証推測，左氏莊在河南，我的故鄉襄陽在行政區雖屬湖北省但氣候卻屬河南。自有「莊院」（或莊園）以來，都在山野農村間。除開寒冷霜雪季節，夜半以後，臨晨之前必有夜露。莊院的賞月亭廊總是四面敞開的，人與物逗留至深夜都會被夜露所侵。杜甫夜宴左氏莊，吟詩飲酒，檢書証典，拔劍舒懷，以至彈琴詠唱，不覺夜露已濃；若人之衣未被侵濕，琴弦何得而濕？反之，如新張之琴，它的弦已被夜露浸濕，人之衣何能不濕呢？思索到這裏，杜甫的感受如確是說露濕濃重，琴弦也濕了，那麼這個發覺，正是一種當時沉緬心理狀態的提醒。所謂「沉緬」是說對現實一時之間的忘卻，浸存在一己的願望中，用心理分析的術語，可以說，此時此地的個人生活活動在欲得與伊戈之間駐足不離去，超自我已暫置不顧了。在這種心態下人回返到天真無

碍的境界，直到發現新張的琴弦露濕了，才知道夜已深。這樣內心的探索，接着讀杜詩的下句「暗水」與「花徑」，「春星」與「草堂」，自然與人為，天上與地下，這種對比的詩句，就顯得出來心感與實際之間的矛盾統一，超自我還是有力的在內心深處爭鬪着。「檢書」與「燒燭」，「看劍」與「飲杯」，杜甫與魏八這些人在做甚麼呢？按當時的品詩標準，用字入詩講究無字出處，「檢書」大有核對較量學問與記憶的可能；「看劍」舒展胸襟豪放之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種雄心壯志都寄託到一把「名劍」身上，象征着自己的才華技能如干將莫邪，斷金切玉，天下之難事、困境，有「我來處理無不迎刃而解，但事實恰相反。看着劍，痛飲一杯酒，把一向來生而不遇知音的失望之情當作酒飲下肚去。豈奈，壯心未已，一杯，一杯的酒，飲不盡滿心的委曲，嘆一聲「看劍引杯長」，吞酒下肚畢竟不能改變現實，也正是「借酒澆愁愁更愁」的苦況啊。

夜已深，露已濃，共晏者的心情已高漲到放聲高唱的程度，情感的曲綫卻正向下落去。人在中原而歌唱吳越的柔調：「詩罷聞吳詠」；把沉緬的情意喚回到現實來：「扁舟意不忘」。「扁舟」至少是自戰國的「范蠡乘扁舟，游五湖」以來代表看淡功名利祿的 alienation，出於莫可奈何的失望背景。

生長在中國內地，大半身在外國生活，總寄望人與人能夠相互尊重的交往。我覺得對一個大範圍的人群或民族要有深刻的認識，從了解他們的詩着手當更為

親切。讀詩、譯詩成爲一種解脫，一種享受。

兩條河流相匯，交流起漩渦。兩種語文的詩互譯也起漩渦。旋動的流水揭破了水面的平靜，攪動水的深部下層。兩種語文的交流，要從差異中求相同也打破了語文的表層。拿着筆調動思想在漩渦裏游泳，雖然吃力，但也令人興奮，我們運動的是思維的肢體而不是肉身的肢體，這是一種思想活動的鍛煉。

一九八八年代的華人讀唐代杜甫詩當然是以今識古，再由西方人讀杜詩的英譯詩而認識杜甫的詩，這個漩渦不小！思想的肢體忙着划動，游出了漩渦後也很有一翻輕鬆。

（五月三日晨於紐約）

① Kenneth Rexroth 曾是美國 1955-60 年代 Beats Poets 的龍頭大哥 (mentor)。當初他們在詩的語言應用上試驗意味濃，傳統有所脫離，今天看 K.R. 的中詩英譯似乎還能體驗到那種精神的新果成熟。

②「人生」，人的生命，The lives of many men 比單用 live 或 lives 字多而意長。譯者在字句的咀嚼中想必幾度徘徊。「人生」二字在我們已成隨機口語。在杜甫以前，《古詩十九首》已有「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而魏文帝曹丕也曾浩嘆「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譯文之 are shorter，很可能是經過一番 close reading 後的自然產物吧？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KENNETH REXROTH

# 主觀典範下的設計

## 《七十六年詩選》書評

\*林傑洛

張漢良是很有「後設」風格的編者。在《七十六年「一九八七年」詩選》的「導言」裏，他不厭其詳地闡明他所信奉文學理論的典範（後結構主義，後工業社會的文化生產模式觀）。鋪陳詩觀的同時，也不忘諱交代他所隸屬的詮釋團體（學院訓練，外文系）。有了如此充份的自覺，他不能同意有客觀評價標準的存在，也間接否認了《七十六年詩選》是「最後」的、「唯一」的、「全部」的一九八七年台灣詩壇的「文學史」。詩選的編寫過程，結果有着濃厚的自傳意味。

在晚進歐陸文學理論大舉壓境的陰影下，張漢良比任何人都了解選集編者難為；難為，因為大半編者都有自我膨脹的毛病，自以為手握判官筆，如此剪剪貼貼、評頭論足，此時此地的「文學史」便可以蓋棺論定了。張漢良的「導言」，與其說是為他的學院訓練背景做解說與辯護，不如說是有意打破編者即文學史家的神話——甚至文學「史」本身的神話。文學史是一部充斥各種折衷方案和權宜設計的虛構物，有時也是某個詮釋團體其敘述形構 (discourse) 橫行霸道的機器，讀者通常沒有選擇的餘地。張漢良有意利用他編選年度詩選的「實踐」，傳達這樣的訊息。

張漢良出身台大外文系，也任教外文系，《七十六年詩選》於是成了一部利用英美文學評註的台灣年度詩選。書中處處不忘告訴你這裏或那裏，有莎士比亞的幽靈、頗卜的微笑、華滋華斯的冥想。對外文系學生來說，這

樣的註腳讀來舉一反三，像在溫習功課。中文系，或者學院城牆外的詮釋團體，恐怕讀不太懂或者根本就不能同意這樣一種編法（搞法？）和詮釋。然而張漢良已暗示在先：這是張氏讀詩筆記，讀者要無可奈何，可以悉聽尊便。

說此書是張漢良的讀詩筆記，並不為過。詩選中收錄很大比例的年輕詩人作品。這些詩人多半不見經傳（這有違「文學史」的編寫慣例），可是特點則一：明顯的實驗風格。例如林群盛的「沉默」，除了題目以外沒有一個中文字，全詩由一系列 Basic 電腦程式組成。林彧的「推理詩」第三首處處空隙，等待讀者填充，賦予意義。面對這樣的詩，讀者的視野和焦距需要調整，任務艱難多了；作者——讀者間的關係落得好生吊詭。連同這些詩，張漢良標明了他的「後現代」立場。他有意借用選集中的「後現代」成品，回答台北近一年來各種真假「後現代」理論的買賣和「後現代」流行感冒。

然而「後現代」的實驗風格只是《七十六年詩選》的重點之一，不是全部內容。好詩在其用心經營，不在乎懸掛甚麼標籤。好的詩選又在其所選各詩「形式上（的）多樣性」（張漢良語），而不是失去立場的妥協。因為編者這樣的自覺，《七十六年詩選》展現出主題繁複、手法不斷翻新的詩壇風貌。管他具不具代表性，這樣的總體演出就很叫人喝采。

□

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一九六一年攝製的電影《關漢卿》，別人的老陳皮，於我卻是嫩生生一顆奇異果，說起來真是有點不好意思。以往只看過收在折子集錦裏的一段《彩蝶雙飛》，印象也極之模糊，可能因為不怎麼喜歡。甚至記不清它是另拍的，還是從現成拍就的戲斬件抽出來移作兩家春。我雖然沒資格自稱標準紅迷，半票總大概夠得上，知道有這麼一部奇珍，本來不會不一早借個名義試着翻搜出來一看究竟，然而總不大着緊，提不起勁——除了最末那短短一闕「沉醉東風」，戲裏簡直沒有熟悉的唱段。

「沉醉東風」原先也不熟，八〇年從三藩市回來度假，見有兩輯新版的紅線女名曲精選，忙不迭買來聽，方才知有這擲地作金石聲的一段。夾在耳熟能詳的《打神》、《昭君出塞》之間，較面生的特別得到垂青，像個半路調過來的插班生，一舉一動都引起關注。而「金石聲」大約是我對闊別的紅線女劫後復出，籠統的最初印象：往日嬌嚶的鶯聲，也不知道經過怎麼樣的熬煎，竟在褪色的慵軟之中，隱隱透着風霜雪劍攻不破的淒冷。意志薄弱的春花夏草担受不了驚怕，早就殘敗損落，唯有茉莉，借了茶香悠悠又活轉在壺面杯底，隨着裊裊的清烟繚繞另一代的人，不讓昔日的風姿消逝。

小時候當然不懂這些，不會庸人自擾為喜好梳出紋理，但是紅線女聲音中那不把道德觀放在眼內的冶艷，就連還未摸熟倫常規禮的三歲小孩都動容。徘徊在刺耳的邊緣，只是一味的耗磨，一個尾音千變萬化拖至永恆——就在以為永恆到來的一刹那，挺而走險拔個尖，竄上七重天。現在再聽她早期的錄音，確是有種不支的感覺。可她那時也年輕，

# 點點緋紅留扇上

\*邁克



沒考慮過後果，不留餘地唱到絕境，雖然終究不是修正果的路，那單純和決絕自有難抗拒的美，尤其因為後來果然覺悟了，當初接近童真的任性更是惹人憐惜。

八〇年的錄音至少對我來講是超卓的里程碑，要是「絕對」這回事，肯定這兩輯精華是紅線女藝術絕對的結晶。也許有人不同意，情願留戀她盛年無懈可擊的嬌嗲。這不是各花入各眼的問題，或者牽涉聽者的心境多於唱者的功力。主要是分明聽出浩蕩二十年的變遷，大千世界兜了個轉，氣也平了，不一定徹底寬

恕了自己，只不過已經不計較。在海神爺跟前的投訴不再帶恨，柴房中的嘆息也沒有冲天怨懟，因為在風浪裏見過類似戲中的困境，三口六面對証，時也好命也好，到頭來只得甚麼都認了。然後絲竹管絃又再奏起，把這切身的喜怒哀樂套在戲中人翹起的蘭花指上，皮膚是自己的，首飾也都是私伙，乾脆不分彼此，自己的通達，也就溶進許多朝代以前絕色的妓女和含冤的丫環的血裏去。

《關漢卿》是紅線女淨化過程中一個承先啓後的階段，不管個別成績如何，在她整個藝術領域裏依然是不可忽視的。不能說拍得不好，可是完全沒有戲味，每個人物代表一個概念，謹慎地、義正詞嚴地唱出還未能完全適應的新條規。她猶如卸了粧，粉盡脂殘，逼着捧出失去鉛華庇護的臉見人，不得不重新估價自己的眼耳口鼻。神采完全收斂，小心翼翼的以一份正氣掩蓋舊時的情慾，樂趣蕩然無存。連做手和身段也趨於樣板化，步步為營，生怕一個大意便會洩漏剛封了口的秘密。也大概絕無僅有只此一齣，之前的《搜書院》仍見性情，而稍後的《沙家浜》則苦練功成，刀槍不入了。

唱戲的或者不像聽戲的一般執迷，落了幕有他們各自煩碎的生活，不再與戲中人相干。只有聽戲的會被戲魔侵襲——最近我非常渴睡，有一天起床駭然驚覺已是下午三四時，別的沒想起，混沌間竟浮上一句「醒來又見天色晚」。那麼唱戲的畢生的心血，就似扇面上點點緋紅，有待旁人添上枝枝葉葉才成桃花。扇底的飄零且莫管它，扇面的風光才是正事，抖一抖桃花浪，因為也翻起自己的懷抱，連帶着竟像所有的艱辛也有份嚼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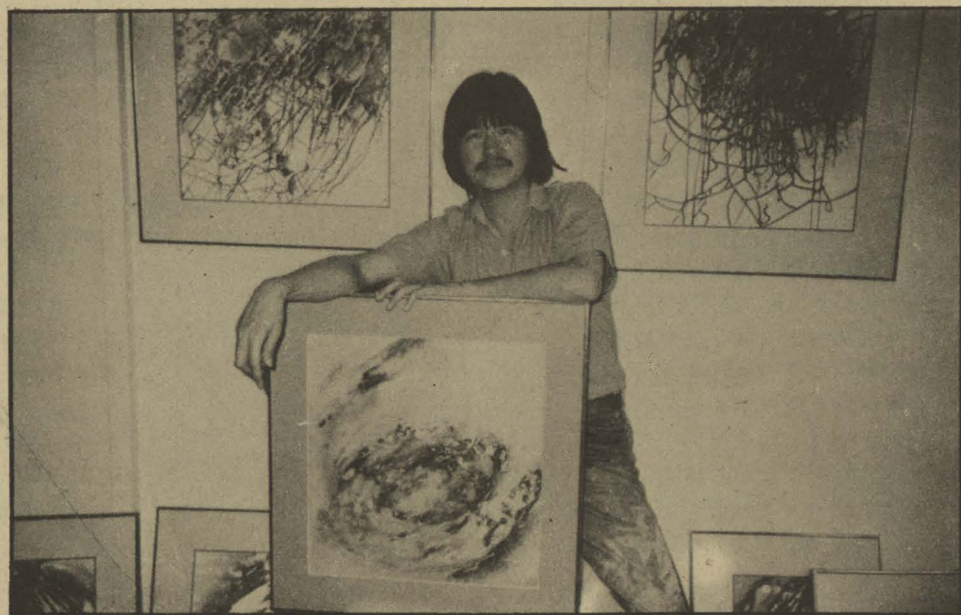
□

# 瑰麗繽紛的夢幻境界

\*黃撫塵

## 黃苗洋近期繪畫風貌

黃苗洋



幾年前剛從歐洲遊歷歸來，黃苗洋的畫面幾乎都沾上了一層氤氳迷濛的薄霧，如早期的《巴黎晨景》、《霧都》、《廣場》、《山居》以及往後的一系列風景寫生，畫面呈現的是一種淒迷朦朧之美，筆觸細膩而色彩淡素。

近期黃苗洋繪畫的風貌又是如何呢？尤其是在一九八七至八八年這兩年間，黃苗洋是否仍沈緬於昔日的朦朧之美？抑或，已有了創新的嘗試？

### 從夢幻衍生的

#### 「宇宙與我」

此次黃苗洋在吉隆坡開了一個個展，這也是他一九七二年從南洋美專畢業後的第一次個展。這次個展以「宇宙與我」為其一系列作品的總題，並且，所有作品的題材都源自「夢幻」，即是說，這些作品無論情境旨趣、表現方式、技法應用，都環繞着「

夢幻」這個題材發展。

與詩人阿波里奈爾同一代的超現實主義創始者安德勒布魯東 (Andre Breton, 1896-1966) 在其一九二四年發表的「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e du Surrealisme) 中聲稱：「所有的詩篇都是一種夢幻的詮釋。」這句話，頗能道出黃苗洋近期的繪畫精神。黃苗洋這一系列「宇宙與我」的抽象作品，皆由夢幻衍生，所謂「宇宙」，也只是畫者本人「夢中的宇宙」，因此這些作品所展現的光彩和概念，是不難想像的。說得具體些，「宇宙與我」這一系列抽象作品，只是黃苗洋邀請觀者透過作品中色彩的躍動與佈局，參觀他的「夢幻之旅」而已。

黃苗洋本人在談到他如何創作這些瑰麗繽紛的夢境時，這麼說：「凌晨四時，非常的早，夢醒起來，我便開始創作。」當時，為了捕捉那稍縱即逝的夢境，

他即刻拿起畫筆，沾了顏料，便往卡紙上大筆揮灑。夢中的情景——如他夢見自己在無際的宇宙中飄浮着，徜徉於無窮無盡的光彩境界，飛越廣闊的沙漠、河流、森林……等——都一一呈現在他的畫面上。畫中那些奇妙的夢幻形象，那些似是而非的、虛中見實的風暴激流、斷岩裂石，充滿着無可名狀的空間生命的瑰麗。這些都是黃苗洋的作品給予觀者的具體視覺感受。在作品的寓意上，黃苗洋企圖透過瑰麗多姿的色彩，來詮釋宇宙的浩淼無盡，與人類短暫而渺小的存在。他說：「從宇宙來看人類，就如人類看螞蟻一樣，覺得是那麼渺小。」

### 偶成與即興

#### ——創作過程

黃苗洋的創作過程是非常「即興」的，他的作品很多都是「

### 黃苗洋的繪畫路程

- 一九七二年  
新加坡南洋美專畢業
- 一九八一年  
遊歷英、法、德、意等西歐諸國
- 一九八〇年  
在巴生成立「唯藝畫廊」
- 一九八四年  
巴生藝術協會成立邀請展
- 一九八六年  
八名家聯合美展
- 一九八八年  
在吉隆坡 Saito 藝術學院純美術系任教

宇宙與我



偶成」的，並非「賦得」的，這種創作的心理過程較接近音樂的作曲構成方式。但是，如果過於依賴夢境帶來靈感，而不去捕捉、汲取生活的經驗，這在創作上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純粹靈感」是非常虛無飄渺的，可遇而不可求。畫者一定要以生活經驗為基礎，加上平時在色彩及構圖上不斷試驗，研究顏料、紙質的特性等，才會有成功的一天。當然，作品最重要的還是內涵意蘊能和形式的創造相互配合。相信，黃苗洋在這點上是有相當的自覺的。

### 「宇宙與我」的色彩

#### 運用與體製弱點

以黃苗洋近期擬展出的幾幅不置畫題、規格大致相仿的「宇宙與我」系列作品來說，總體上色彩的經營還是瑰麗多姿，富於裝飾之美；但也有幾幅獨具匠心

、構思巧妙的作品。例如其中一幅作品的畫面，上載為龐大凝重的赭黑色壓着，間中滲入了下截浮動洶湧的土黃色和灰色，一靜一動，一虛一實，畫面呈現出一種力的均衡。下截末端幾片如流水侵蝕的肌理，使得汨汨而下又交融疊合的赭黑、土黃有了新的變化，使暢然無阻的色彩受到阻碍而產生轉折的靈動，予人宇宙生命生生不息的感覺。

另一幅作品，它的「視域」則宛若凌空俯視晨間河流中的大小洲渚，畫面的留白富有水墨的逸趣。還有一幅作品，整個畫面為大片深紫色所籠罩，間中露出片縷淺紫及火紅。據畫者自言是「從窗內看出窗外的林景」，但也可視為從密林的葉隙中瀉下的陽光。這三幅作品，是黃苗洋這次個展中較突出的部分作品。

縱觀黃苗洋這次展出的作品，予人的總體印象是精緻的小品

，而非宏偉的巨製。四十餘幅「宇宙與我」系列作品，規格尺寸大都在 25 x 25 cm 之間，因此，一些情緒與主題概念上的表達也就困限在方寸之間，不能得到更廣大空間的舒展與傾洩，在表現上，無法給予觀者「震撼」、「氣勢磅礴」、「沈厚凝重」的感覺，與他所傾心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 (Abstract Expressionism) 大師杰克遜·勃洛克 (Jackson Pollock) 的表現方式似乎大相逕庭 (勃洛克的作品都是些「龐然大物」)。但在通向藝術神殿的晦黯道上，黃苗洋已經開始擎起了一盞燈，儘管是微小的一盞，在前往「朝聖」的道途中，總是要令人頷首嘉許的。

(註：黃苗洋將於八月十三日至廿四日在吉隆坡大地宏圖 (Dayabumi) 的囉巴畫廊 (Rupa Art Gallery) 舉行生平第一次個展。)

# 近期美國影片的轉向

\*公羽介

《月滿抱佳人》全家福



蝴蝶夫人不是我：《偷情恨》裏的抓刀女人葛蘭克魯絲

曾幾何時，西洋歌劇竟會那麼的普遍，普遍得在美國的影片中連番出現？

是的，這兩三個月來所看過的一些片子，沒想到都不約而同的和歌劇打上了交道。

五月時，去觀賞歷利史葛(Ridley Scott)的新片《誰來愛我》(Someone to Watch over me)，既然廣告詞將之形容為「具有浪漫史轉折的典雅驚悚片」——而且女主角咪咪羅傑斯(Mimi Rogers)在戲中又是上流社會的精英分子，空閒時聽聽歌劇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誰來愛我》是近期拍得特別精采的一部驚悚片，一位警探被派去保護一名重要的目擊女証人，結果發生了一段迷情記，幾乎導致婚姻破裂；史葛把男主角湯姆柏連傑(Tom Berenger)從他庶民式的生活引領進女主人翁，對他來講，是一個全新的生存空間，透過曼妙的聲光傳達，讓觀眾分享了他的迷茫、他的疑真疑幻。他只是一個闖入者，最終必須像任何局外人般惆悵的離開……

臨到末了，他雖然重投老婆的懷抱，可是在女主角空曠、燈火淒迷的芳閣裏，那撩繞纏綿的歌劇，必定似完場前的那一步一

敲心的高跟鞋聲，永遠伺伏在他記憶的最深處，宛若風濕病，總趁情緒翻風下雨來臨的前夕，隱隱作痛。

對於西洋歌劇的認識，我即使不致於如張婉婷執導的《秋天的童話》(本地上映時易名為《流氓大亨》)裏的船頭尺，將之譏為「鬼佬大戲」，不過，也實在懂得不多。

沒錯，只是比諾曼傑維遜(Norman Jewison)執導的《月滿抱佳人》(Moonstruck)裏的半老徐娘寡婦雪兒(Cher)略勝一籌而已。

老實說，雪兒憑本片奪得是屆美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金像獎，我實在替《偷情恨》(Fatal Attraction)裏同時提名的葛蘭克魯絲(Glenn Close)不值。

但是，話說回頭，《月滿抱佳人》裏雪兒陪伴準小叔尼柯拉斯給治(Nicholas Cage)前往紐約市林肯中心觀賞歌劇《波希米亞人》(La Boheme)，看到生離死別處，淚流滿腮的特寫鏡頭，還是十分窩心的。

在上述兩部電影中，歌劇都替片中的戀情作了浪漫的襯底，綴上典雅的花邊。然而，在艾德利安林(Adrian Lyne)執導的《偷情恨》中，歌劇《蝴蝶夫人》

(Madame Butterfly)裏那女人的被動命運，除了經過女主角葛蘭克魯絲的大事修正，也成了男主角麥克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的夢魘——小時候去看《蝴蝶夫人》，他被自殺的蝴蝶夫人嚇得躲在椅子底下；長大後，由於數夜風流，又被愛看《蝴蝶夫人》的女人步步糾纏。

《偷情恨》是部看了叫人坐立不安的影片，表面上影片在譴責男性不該婚後隨處留情，事實上卻在鼓勵已婚女性對具威脅自己婚姻的單身女郎多多「仇恨」。

另外，影片也透露出一個訊息，那就是男性縱使要在外頭流連，也要機伶一些，別倒霉的遇上葛蘭克魯絲這一類女子，而且玩歸玩，別上身，只要「雨過天青」後，別忘了回家就好。

在《偷情恨》中，女性隱隱然被截然二分了：不是可愛的，就是可恨的；換言之，「家花」是純潔的女神，而「野花」卻是人盡可夫的神女。影片中的外遇事件，雖然男主角也應負上一半責任，但劇情發展下去，最後「黑鍋」卻是全由介入者葛蘭克魯絲一人來背，扮演女神的「家花」，還必須為「花心」的丈夫收拾殘局，一起來對抗狂暴而「沒有人性」的「野花」呢。

《誰來愛我》：結局回歸傳統。



在男性呼喊男性主導意識萬歲的當兒，幫兇卻往往是少不了為男人站起來說話的姐姐妹妹。可憐的女性！

另一部我近來看過的電視影片《婆媳之間》(Between Two Women)，七月中旬在RTM1播放)，也和歌劇有所掛鉤。在這部由花拉弗雪特(Farah Fawcett)担綱演出的影片中，那位主見特強的婆婆(由歌琳狄赫絲 Collen Dewhurst 飾演，演出極為動人)，便是位年長的、倒了嗓子的歌劇演唱者。

西洋歌劇在上述的電影中連番出現，真可說是「蔚為奇觀」。因為我不是居住在美國，並且片子在這邊推出的時間也常有耽擱，故無法曉得，它在最近的美國社會到底風行到了何種程度？

我僅能推測，這些影片絕對乃為成年人拍攝；換句話說，美國電影製作人以年輕觀眾為目標市場的製作方針，已逐漸有點風向轉變了。

是不是，美國電影觀眾的消費型態獲得更正，成年觀眾開始不再留在家裏看電視、錄影帶，也出來多多捧電影院的場了；所以，製片人不必目光一致望向年輕人，凡片開拍皆須以迎合他

們「天真」的口味為主？

如果是，像我們這些無法假裝「無邪」的觀眾，實在有福了。另外一點顯示這個轉向的是，上述電影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回歸、對保守態度的臣服。

否則，《誰來愛我》的湯姆柏連傑就不會連一些風險也不敢冒，不向咪咪羅傑斯張開雙手，反而重投太太的懷抱了。愛情真的無法戰勝階級、學識、教養等背景的界限嗎？

六十年代吟唱「答案在風裏」的花童已經飽歷滄桑，明白父母輩的傳統觀念仍有它值得認同的一面。一旦倦了，他們照舊一向避風港停泊，不想提甚麼理想的掙扎、社會的改革……

他們對生命採取的姿態，假如用電影鏡頭來作結，便是似《偷情恨》和《月滿抱佳人》一般，鏡頭向前「鬆入」(zoom in)，推向桌上或牆上陳掛着的相框，裏頭一家人無視外頭的風風雨雨，溫煦和美的微笑着。

我們錯了嗎？請別質問我，我只知道，時間從我們身上偷去了壞的稜角，也偷去了好的稜角。我們就算沒有能力改革甚麼，亦但願能不致於為了名利，淪為助紂為虐的幫兇。

# 家居詩束兩首

\* 郭永秀 圖 / 蓮珠

## 幸福的感覺

晚飯後，夜色悄悄  
 在窗外徘徊，風  
 有時躲在窗簾後，有時  
 頑皮地扯着妳的髮梢  
 天花板上，一盞燈垂下來，垂下——  
 一個溫馨寧謐的世界  
 燈下，妳伏案的姿態  
 安恬完美如石像，因為妳有  
 整疊改不完的作业  
 我的手中，總有一截  
 傷痕纍纍仍不肯歇息的筆，固執地  
 沿着小小的方格奮勇前進  
 這裏頭有浪漫的情歌  
 有歷史的興亡、民族的悲壯  
 也有大時代的風暴  
 有時，就在五根平行的黑線上

追逐一羣不安份的黑豆芽  
 追出一闕高山流水，或者  
 音羣拼湊弦管爭鳴的潑墨畫  
 而時光，便如此這般地擁抱着我們  
 一切似乎停頓靜止，天地  
 不言也不語，一如我們  
 沒有開腔，卻有深深的期許  
 像桌上兩盞熱氣騰騰的鐵觀音  
 或有濃淡，一種芳香  
 常常，一支柔美的旋律  
 流滿了我全身，窗外  
 蟲聲在為它輕輕伴奏  
 我想：所謂幸福  
 便是這樣一種——  
 微醺的感覺



## 一首曲的完成

側廳上傳來琴聲叮噠  
 偶爾掉下，幾串碎裂的和弦  
 鏗鏘悅耳，在雲石地板上  
 輕輕濺出，流水潺潺的韻律  
 帶點初戀的悸動與竊喜  
 然後小心翼翼、試探虛實地  
 在音羣的天地中東奔西跑  
 企圖闖出一條通往夢境的新路  
 幾經跋涉和折騰，琴音  
 陷入一種難以取捨的慌亂中  
 何處是桃源？何處是絕路？  
 怎樣的節奏——  
 才能敲擊出內心一種不可言喻的感受？  
 怎樣的旋律——  
 才能描摹腦海中一幅無法形容的圖畫？

那調子，在思維的困境中  
 時而渺遠時而親切  
 不斷傳來的陣痛如胎動  
 掙扎，如不甘捆綁的獸  
 醞釀，如烏雲圍繞中一彎明月  
 由生澀猶豫，轉向  
 雲開見月的明朗  
 最後，落實如手中一冊詩集  
 輕快、愉悅的小快板裏  
 有我亢奮的心跳，有我  
 熱血湧動的聲音  
 這是一場，無悔的戰役  
 停戰後，整個宇宙  
 瀰滿着完成的快感  
 以及 初生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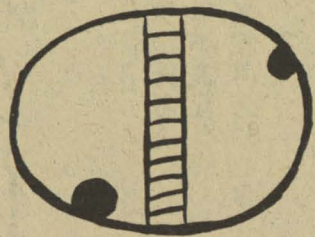
# 天梯

\*王潤華

圖／蓮珠

在都廣之野  
 一棵建木  
 矗立在  
 天地中央的中央  
 無枝無桠的樹幹  
 消失在雲霄

伏羲是第一個人  
 緣着樹幹一步一步  
 爬上幾千萬里高的樹梢  
 偶然發現



天堂的大門  
 就在最高的一片葉尖上

各方的天神天帝  
 上天或下地  
 就緣着這棵細長的神木爬上爬下  
 替衆神傳達神旨  
 巫師仙人  
 也緣着樹幹自由上下  
 直達天庭  
 傳達民情

註：《淮南子·地形篇》：建木在都廣，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又說：建木，衆帝所自上下。

# 衝突

外一首

\*文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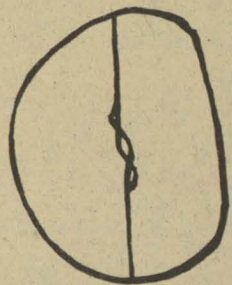
圖／蓮珠

我以一透明之碗  
 裝水 清清溪水  
 任一尾小魚  
 悠游自得

妻曰  
 碗豈可養魚  
 我要盛飯

我默默將魚掬起  
 張嘴  
 將魚吞入腹中

妻取碗去洗  
 不見魚  
 一驚  
 鏗然  
 不慎將碗跌碎



卵石的思念潺潺

她卻說  
 她的髮很細很密  
 似繭  
 網住她的情思如牢

我說我等她  
 等她破繭而出  
 飛舞成一隻彩蝶  
 染着虹的希望

她卻回答  
 繭內的空間雖小  
 但沒有叫人迷茫  
 刺眼的陽光  
 她怕睜眼 怕發現  
 自己的無知和蒼白

（我無語  
 我望見 溪流潺潺入海  
 海濤洶湧  
 刷淨  
 卵石迷人的紋彩）

# 困語

她的髮很柔很美  
 像故鄉屋前的溪流  
 繞着



# 詩兩首

\*董農政

圖／蓮珠

## 珍惜黑（對鏡有感）

光亮中才彼此眷戀？  
如此命定的哀愁  
需要黑暗來破解  
黑暗啊

別老以為  
人人渴望陽光的梳理  
你暗黑的右手 有慾望  
你暗黑的左手 有衝動  
恐懼與死亡  
教導世界如何覓尋赤裸的原始  
更誘使衆生  
不面對化妝品的  
亮光



## 愁立

湖邊待雨  
只覺七分春色粼粼而來  
伴隨三分酒香  
扣過竹戶  
扣過松窗  
黃鸝飛出斜陽  
雨不來  
炊烟自斷  
斷在春色漸涼  
對飲無人時

# 舞女花

\*淡瑩

圖／蓮珠



白天與黑夜  
我選擇了後者  
黑夜更能讓我盡情  
傾吐滿腔芬芳的心事

我愛悄悄裸露自己  
在神秘的月色下  
至於陽光，它只適合  
燃燒在我夢中

別為我冠上  
引人想入非非  
一個不潔，不雅的  
風塵名字

稱呼經常繁衍  
各種相關的聯想  
玫瑰 馥鬱艷麗  
胡姬 高貴矜持  
九重葛 熱辣奔放  
菊花、杜鵑、梨花  
在淒美的典故裏  
綻放了幾千年

不能在大雅之堂  
提起我的姓氏  
這會令所有男人  
心猿意馬，女人  
鄙棄、猜疑

我的委曲，月亮  
星星都清楚  
它們以純淨的光輝  
映照我無邪的心靈  
季節幾經嬗遞  
我 依然貞潔如處子

花譜上，我的祖先  
肯定有個堂堂正正  
規規矩矩的學名  
植物學家，一開口  
就可從萬紫千紅中  
正確的把我喚得出來

後記：鄰居門前栽有小紅花  
，白天閉，夜晚開，不知其  
名。親戚自馬來西亞來，告  
知此乃舞女花。聞之甚訝異  
，深為花叫曲，遂成此詩。

# 荒謬詩兩首

\*謝清

圖/蓮珠

## 文藝交際

穿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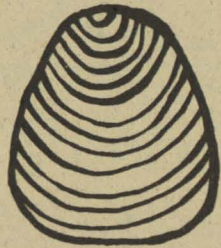
於會議與會議之間  
於研討會和發表會之間  
交換名卡  
握手寒暄  
鎂光燈閃下，沐浴  
集光燈海裏，薰膚  
衣襟上  
一紙詩人証。遂肯定  
喧嘩聲裏的  
來去自如的權利  
春風  
將一張中年的臉  
吹得



毫無秋意  
秋意都識趣的藏在  
灰灰花花的髮裏  
直到  
來賓中閃出  
一個唐突的問號  
詩人，你最近的佳作呢？  
翻開的雙掌  
竟告訴他：  
空空白白空白  
那枚胸前的詩人証  
遂閃着  
一種極其鬼魅的  
異光

## 現代婚姻

沙岸上的  
蚌，終於  
敵不過海潮長期熱情的呢喃柔語  
答應  
將伊娶回成妻  
他變賣了終生蓄存的  
唯一的那顆珠  
招來最燦麗的霞色與落日  
為佈景  
宴請，整個海的不知識的魚族  
誰知道  
在賓客離去後的日子裏  
海潮竟夜夜在枕邊喃着：  
怎麼你多年來僅存得沙粒一顆？  
蚌的日子  
又得回到那種自己囚禁自己的  
默默中



## 踏屍論者 的獨白

\*蕭勇

以萬丈的豪情狂笑着  
一脚，將「偉大的詩人」  
及匍伏在他陰影下的崇拜者  
踢入歷史的陰暗面  
「長城」又怎樣？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指揮一師坦克  
將所有古舊的磚瓦碾平  
管他「長」短，管他「方」圓  
一切歷史的渣滓浮起  
終必下降、澄清  
在我同情、悲憫的微笑之下

# 聖陶沙古砲前留影

\*希尼爾



## 之一

衆人似乎都瞭解  
你朝南的心情  
給你一陣陣肩拍  
給你一遍遍按撫

## 過後

衆人皆離去  
我連忙按下自動快門  
湊在你身旁  
拍一張全家福  
毫無動靜

我往鏡頭內望去  
裏邊多了一些模糊的幽影  
像是來自昭南那一羣  
這個陰霾多風的日子裏  
沒有人比你更傷心

側耳，傾聽  
陣陣浪濤中  
夾帶一絲長長的  
泣訴

## 之二

沖洗館回來後  
古砲前那張全家福  
遍尋不獲。心有不甘  
再三追詢

這樣的底片洗不成。她說  
再三詳端  
是的，裏邊  
只有一聲  
模糊的泣訴



# 江山半壁

\*伍木

圖／蓮珠

向時間交白卷，向時代  
交不出自己的一羣  
該餵之以青苔，還是  
大千世界的繁華繽紛？

## 斷臂以後

急遽倒下如古堡之頹然崩解  
最後的火龍吐一口最後的火焰  
壯烈未曾啊震蕩震撼未曾  
自絕陽光，自囚死寂的牢房  
廢名廢姓，豪飲蒼白，並且全盤拒受  
第三代  
手抄的版本

輾轉春秋史，江山半壁  
有一半空靈尚待征服

一半實質仍被殖民  
導航的羅盤失去方向，風失去依據  
經典之人在金工機床切成碎片  
許多陽光在窗外窺笑窗內的冷清  
始終，我的頭上頂着陰霾  
要笑笑不出，要哭哭不出  
沉沉第四代，傷痕層層，病因層層  
從北方來的必回歸北方  
青衫飄袂，飄不至邊城  
究竟這一棒傳不傳得下去？  
這一場火葬值不值得趕赴？  
答案已經風化，終將留給  
蠕蠕而行，一步一跪一叩的  
不死蟻

# 八月十五的晚上

\*顏永安

圖/蓮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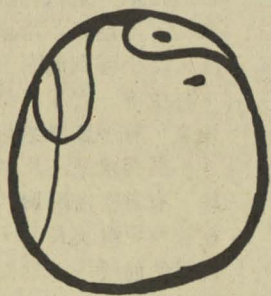
八月十五的晚上  
我手裏拿着月餅  
眼睛望着明月  
猜測此刻的地球上  
有那一個角落正在發生戰爭

那裏一定非常熱鬧  
因為人命關天  
所以炸彈總是隆隆重重的以  
最大的聲音熱情的  
宣佈

我願意成爲任何一個人類死亡前的犧牲品

機鎗一直爲着遺囑而喋喋不休  
奪命而逃的子彈  
咻咻作響  
偶爾與人類邂逅  
就終生不悔

張開大口的大炮  
聽不見和平宣言  
因爲它已被自己震聾



緊張的血液  
在耳中爭論着命運和希望  
一羣戰士  
扛着鎗炮走在沼澤叢林裏  
想着家鄉到處是芳草和綠葉  
家裏高齡的老祖母  
一定是每天以滿懷的希望  
期待她的乖孫子沒有光榮的一天

每一張眼睛裏面都有一個窗口  
每一個窗口裏面都有一個恐懼

十五歲的少年走向前線  
孩子 你是英勇的

你爲真理而戰  
穿着威武的軍裝  
用真鎗實彈來玩昂貴的戰爭遊戲

哦 孩子

你還小 不必明白太多  
在你死後

真主會告訴你答案

每天以鮮血禱告  
在種族與意識形態的邊界  
必須成爲戰場

這是不變的真理  
戰爭於是用甜膩的聲音說  
正義與我同在

因爲愛好和平  
所以必須荷着鎗彈  
與敵人徹夜相望

來不及癒合的傷口  
很快又長出新的傷痕  
石縫中生長的小紅花

吸吮着鮮血  
與明天爭論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困惑  
一隻螞蟻伴隨着屍首埋下

受傷的戰士  
無依的躺在同伴的屍首上哭泣  
同伴死亡的臉上張着大嘴  
來不及發出最後一個疑問  
將軍們在談判桌上爭論誰應負起責任

死神在煙霧迷濛中  
垂手肅立  
憐憫人類的愚蠢行爲  
然後喋血而去

抱着冰冷的鎗入睡  
靈魂迷失在不醒的惡夢裏  
十五歲的少年來到天堂  
上帝正與撒旦在天河兩岸對峙

八月十五的晚上  
我手裏拿着月餅  
眼睛望着公園裏手上拿煙花的小孩  
猜測此刻地球上  
有那一個角落正在發生戰爭

(本詩爲第五屆旅台大馬文學獎新詩組主  
獎作品。作者就讀淡大機械系三年級。)

# 劍客之死

\*黃錦樹

圖／蓮珠

又是清明時節，我到這地方來探望一位久宿墓中的朋友。在細雨中，在清晨裏，來掃墓的人可還真多。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要到他墳前來上好幾次香，總在佳節。他生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們的友誼，並沒隨着他的死以及歲月的流逝而淡去。我喜歡替他把墳上的落葉掃去，然後坐在他墳前和他一塊喝酒，說一些心底的話。把秘密對一個亡故的朋友說是最安全的了，我常這麼想。也因此，我們的友誼也愈加深厚。墓碑上有他的相片，看起來他還是那麼年輕、那麼堅毅。那時他才二十歲。站在他墳前，往事總會如浪潮般湧來，時間退回我們共處的歲月。回憶往事已經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部分。

我們是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小學時並不認識。和他同班後，彼此還是很陌生，後來因為我送他一些他渴望得到的武俠小說，我們才熟絡起來。我才知道，沉默的他是個超級的武俠迷。也許是生長環境的特殊與天生的氣質上的不同，而使得他那麼怪吧？

他家就在離校五英里外的一個果園中，園子四周都是高高細細的朽木，是森林砍伐時遺留下來的。離他家不遠處有一條小溪流，從小溪到他園子是一片叢林，林中有一大片沼澤。從城裏到他家，有一條鐵路貫穿整個叢林。小溪深處是一片無窮的赤道雨林，有着密密麻麻的大樹。他就在那種環境裏長大，山野漠漠的歲月使他變得沉默孤獨，危險的意識使得他急於武裝自己，而不幸的是他選擇了「劍」。

他對我說過，他很小就開始自己練武。從他哥哥帶他去看的僅有的幾部武俠電影中，從武俠

漫畫中，及一些坊間的「武功秘笈」，他找出了練武的「竅門」。在他童年的時光裏，當別人只會捉鳥、捉魚、捉烏龜、燒螞蟻窩時，他卻開始站樁，練臂力、指力、腕力和意志力，他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一直到他看了那套日本武俠電視連續劇《柳生十兵衛》之後，他毅然選擇了日本的「劍道」做為一生的志趣及防身至寶，而那時他才十二歲。他父親從沒想到，一套電視連續劇會決定他孩子的命運。從那時起，他常常一個人拿着竹枝在林中「練劍」，或是虛劈，或是到叢林劈灌木，或到河口去斬流水，或持劍一動也不動的站着，據說一站可以站好幾小時。因此，他很自負，自命為「劍客」，自許為天才，還特地找了塊石頭把「劍客」兩字刻上去。後來我設法幫他找到幾部日本的武俠名著，如《佐佐木小次郎》、《柳生英雄傳》、《丹下佐膳》、《決鬥者宮本武藏》、《嚴流島上的宮本武藏》等等，看得他如痴如醉，大喜若狂。他不但對佐佐木小次郎的「飛燕流」劍法有興趣，而且更想練成伊藤敏郎的「水月劍法」。在課餘，在幫他父親工作之餘，他每天有一段固定的練劍時間。由於他是老么，兄弟姐妹們都有工作，他父母也不怎麼去管他，他愛怎麼樣就讓他去。他的成績還過得去。在他初中二那年，他甚至央求他那當鐵匠的大哥偷偷替他打造了一把日本武士刀，長四尺許（那可是犯法的）。我喜歡那樣的長度，他說。他還自己設計了劍鞘，是用皮革胡亂紮成的，倒也實用。他又找來一個裝樂器的長方形盒子，充當劍匣。憑着我送他的日本武俠小

說，他告訴了我許多關於他的不為人知的秘密。

他看不起班上的大部分同學，不論男女。他認為他們庸俗、愚蠢、吱喳、沒有朝氣。不像他那般有一個追求的目標，而且身體力行，全力以赴，不達到目的誓不罷休。所以，除他父母家人外，他幾乎不屑於和任何人談話，包括他的老師。也許是看在我借他書的份上，他才「破格相容」吧？他從不在乎別人對他的評價如何，他能肯定自己生存的價值；他決心做一個隱士。即使是伴着他的「劍」，在園子裏靜靜地度過一生，他也不在乎。若有機會，則遠赴日本，鑽研「劍道」。所以，他很不受歡迎。私底下有很多同學認為他「神經有問題」。

有好幾次，班上的同學邀我去附近的「鬼屋」過夜，他們好奇的想知道鬼是長得甚麼樣的。我長得瘦小，照理他們不會看上我。腦筋一轉我就知道是打「劍客」的主意，因為「劍客」有一胸濃密粗黑的毛。他們認為那樣的人膽子大，殺氣重，即使有鬼也不敢亂來。為了我的安全，也因為好奇，「劍客」帶着他的寶貝陪我們去了幾次那種陰森森的無聊地方，陪他們喝酒、聽他們談女孩子。「鬼」始終沒見到。也許是真的因為他殺氣重而嚇跑了吧？有時邀他去海邊，夜裏他就把劍進鞘插在沙灘上，面對着大海一直坐到天明。因此，他被目為呆子、狂人、劍痴——他的綽號的確是「劍痴」。可是他說，他和浪濤苦戰了一夜。

高中一時，他聲稱已經練成了「水月劍法」，並且做了頂草帽，還請他母親幫他縫了件「劍

客裝」，是他自己翻了許多本連環圖書，設計出來的。布料好像是舊的白色牀單。從此，他是名副其實的「劍客」了。可是，當他全副武裝的在園子裏站時，他的家人卻又開始懷疑他是不是有點不正常，而朋友們知道了都認為他已經走火入魔、病入膏肓、無可藥救。只有我見過他揮劍，才相信他所說的一切。他那俐落的手法，看也不看，刷刷兩下就把空中飄下的一片樹葉劈成四半。園中的炸螞、蜻蜓、蜜蜂……也都遭到分屍的惡運，果樹的樹幹也有淺淺的十字刀痕，事實證明他的確學有所成。憑着他的天賦、他的苦學，他真的成為這一個時代的「劍客」，一種不合時宜的存在。夜裏，他知道附近常有不明來歷的燈火，惹得群狗亂吠。因此，他常常一個人去巡視，帶着那把「劍」。

「有時我到時人已經走了。」他對我說。「那些人看到我冷冷的望着他，通常都會嚇得逃去。我裝扮得像一個『日本武士』。」我猜想那些人一定以為他是瘋子。「有一次，一個馬來青年拿出小刀來，我立刻就把手電筒劈成兩半。」他得意地說。自從宣佈武功練成之後，他話稍微多了起來，人也變得開朗了。

夜裏，他喜歡帶着劍，一身「劍客」打扮的在山路上走着。「我喜歡黑夜，」他說：「我喜歡黑夜的神秘。夜裏的樹林、景象絕對和白天不同，好像隨時都可能有人從樹後面或樹上跳出來向你施予致命的一擊。我必須隨時提高警覺。那種感覺很微妙，也很刺激。我就斬殺過不少倒霉的飛蛾與飛蟲。……有時會遇到一些夜裏獨行的人，都是老人家



。我只要隨便一揮手，他們便人頭落地。……我的確有那種衝動。……我的劍還沒有沾過人血，那真是一種誘惑。」

然而，惡夢竟然降臨了。……

在我們畢業後的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到當舖來找我。我一向來都很遲睡，起得也遲，他也從沒那麼早來找過我。我知道一定是有甚麼事發生了，趕着爬起身來就隨他去。他騎機車載着我往他家的方向去，經過他家時卻沒停下，一直走到鐵路旁。我們停下車，爬上鐵路，沿着鐵軌走。不久，來到鐵道旁的幾間木屋，木屋皆背着叢林而建。其中那最靠近鐵軌的一間裏裏外外都擠滿了人。有印度人、馬來人、錫克人、華人，吵得很。我隨着他走下鐵軌，他分開人群，領我到小屋裏去。在屋中僅有的房間裏，在牀板上，有一個瘦小的老人橫躺着。「報了案沒？」一個錫克人用馬來話問他。他點點頭。床上的老人嘴巴微張，兩眼直瞪，破爛的上衣敞開，露出枯乾的兩排肋骨。皮包骨的雙手，手掌還埋在褲子裏。

「一定是那種東西害死的。」一個年老的華人膠工小聲的說。「你們看，這屋子外面種了多少青牙蕉，窗口又開着。靠窗的那一梳青牙蕉花都沒開完，那麼大的一個花苞……你們看，那麼多條紅線，穿過那些香蕉樹幹，一直到他窗前……一定是！不信你去看他褲子裏面……」近中午時警察來了，把屍體抬走後，群眾才做鳥獸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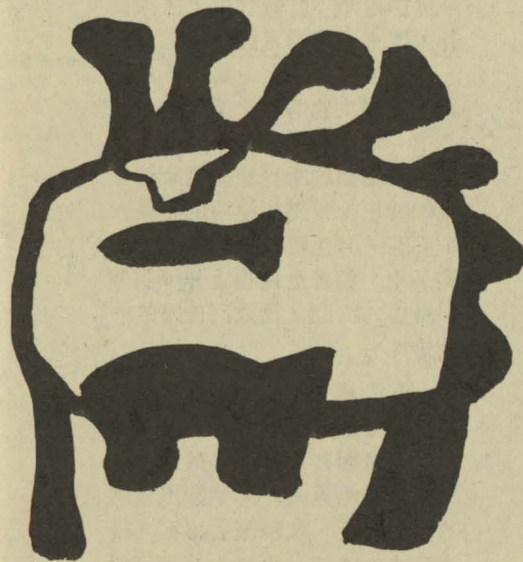
「他們說老人是給香蕉精害死的。的確，他褲子裏射了一灘精液，那麼老的人了……而且，

屋外又都是青牙蕉，他又牽了紅線……」他說。「有沒有興趣？我們查查看。」他問我。我向來喜歡看推理小說和恐怖小說，諸如《福爾摩斯探案》、希區考克的短篇、愛倫坡的傑作等……對神秘的事物我有着強烈的好奇心。他的提議使我心動，也令我害怕。當舖裏沒甚麼事好忙的，畢業後又一直找不到工作，於是我欣然答應下來，約好三天後搬進去老人的木屋住宿幾天。警察把屍體抬走後是不會再來的，我們知道報紙很快便會登出那老人家的「自然死亡」的消息。

據他說，老人是個撿破爛的，一個人住那兒，鄰居都是一些錫克人和印度人。由於常常在同一條路上行走，他也有時會陪老人談談天。從老人口中，知道老人來自中國大陸，曾在新加坡某金舖裏當工匠，後來娶了太太，生了個兒子，兒子長大結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許是和媳婦相處得不愉快吧？太太過世後他就遠走他鄉，來到這裏，自力更生。

三天後的黃昏，我如約和他一塊住進去，當然是瞞着父母。夜裏，我們在廳上點了盞煤油燈，在燈下看書。那晚的月色很皎潔，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香蕉樹上的紅線早就牽好了，香蕉樹的花苞還沒開完。快九點時，他令我上床，把窗子打開。他自己則盤坐在大廳上，全副武裝，左手握着劍柄，劍尖刺在地上，劍未出鞘。他說：「我殺氣太重，如果躺在牀上，有鬼也不會出現。我就在房門外，有事就打個招呼，就算是女鬼我照樣一刀砍了。」

雖然如此，我還是忍不住害



怕，全身冰冷，心跳加速。躺在一張幾天前死人躺過的牀上，草蓆是換了，可是似乎還有一股異味。窗外月色明媚，幽幽的月光從窗口撒到我床頭，愈見淒冷。望着窗外的香蕉樹，在月光下竟也辨不清是甚麼顏色，只有明亮與漆黑的對比。在月光下的樹影中，彷彿散發出一陣淡淡的霧。我翻來覆去，一會兒睜開眼，一會兒又趕緊閉上，真害怕眼前突然出現可怕的妖魔鬼怪。房門虛掩着，不知道靜坐在大廳上的他是否還在。

廳上的煤油燈早就熄了。我蓋上自己帶來的被子，將頭也藏了進去。閉上雙眼，盡量讓自己甚麼都不去想。這時候，我聽到火車聲自遠方轟轟傳來，經過小屋時，小屋也被震得幌動起來。我不能自禁的又胡思亂想起來……我從來沒碰過女人，也不知道成熟女人的身體是怎麼樣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像，也有着強烈的慾望。如果真有香蕉女鬼，那該是一副甚麼樣子呢？應該很年輕，很漂亮吧？聽說是穿紅衣的……那種滋味是甚麼樣子的……我無法拒絕自己去想它，我開始陶醉，身體某部分也起了變化……然後黃色小說中的情節一幕幕的展開了……。

這時，我覺得窗外好像飄進了一陣涼風，很輕柔的一陣風，我整個人好似被輕紗罩着……被子好像被輕輕的掀開，上衣扣子也被輕輕打開了，全身變得軟綿的，我想動，可是全身好像癱軟了，連動一根手指頭都困難……我努力地想喊，可是嘴巴打不開；想用手敲床板，或用腳蹬床板，都不得要領；我努力地想彎腰，卻也失敗了。……然後我的

褲子給褪下了……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冷冷的壓到我胸上，細細長長的髮絲輕拂着我的臉……兩片濕濕的東西貼着我的唇……我知道我的身體已開始迎合着它了。我努力的想睜開眼……好像有兩隻冰涼柔滑的手貼在我肩上，有一個身軀在我身上活動着……我越來越衝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終於放棄了掙扎，全身放鬆，享受那片刻的歡愉……。我全身輕飄飄的，好像在空中浮着……漸漸地，強烈的衝動過後，全身一陣鬆弛，我喘着氣，疲憊地睜開了眼睛，朦朧中身上伏着一個長髮的女子，髮絲散披在肩上，皮膚是月光的顏色，還透着淡淡的綠；姣好的臉孔有着淡淡的憂鬱……我輕輕的握着她的奶子，也是淡綠的，軟軟的、滑滑的、有些冷……我貪戀的摸着、握着，再也不肯放手，腦海裏一片空空蕩蕩……。

突然，我聽到大門被輕輕地打開，隨着一個很冷的聲音嚷道：「甚麼人？」然後是一下沉悶的激響，是刀猛力砍中木頭的聲音。驀然警覺，我趕緊起身，發現被子掉在地上，雙手還在褲子裏頭，粘粘的，我心中一陣羞愧。打開房門，大廳裏已空無一人。走出門外一看，鐵路上有兩條黑影向森林的方向迅速移動，後面的一個高舉大刀，那一身打扮準是他沒錯。我連忙趕了上去。

我急速追上，無奈相差太遠。突然兩條黑影相繼從鐵路上躍下，沒入草叢中。我很擔心他一個人會出事。跑到他們消失的地方時，草叢在月光下出現一條小路，我也毫不猶豫地躍下，披開長草，摸索着小路向前跑去。穿過樹林，過了一陣子，眼前突然





開闊，前方出現了一大片沼澤地。小徑彎彎曲曲沿着沼澤中隆起的土地向內延伸，眼前盡是長草與矮樹。我別無選擇地穿過幾叢高草，拐過幾個彎之後，眼前是一大片泥沼，泥沼上有無數枯木橫着。月已偏西，泥沼四周都是高高的樹，冷冷的定立着。我定睛一看，枯木上有六條黑影站着，動也不動。其中一條在中央，拿着長刀，其餘五條分散在周圍。我在長草的掩護下前進，到距二十呎左右的地方停下。我把身體藏在草中，只輕輕撥開眼前的草，窺視他們會有甚麼發展。他雙手握劍，劍尖斜斜向下，如木頭般，顯得很肅穆。月光下，我看到劍身泛出寒光。我猜他正要施展出傳說中的「水月劍法」——心靜如水，快刀斬月。

四周很靜，高樹間漸漸飄起一陣淡淡的霧，像一層薄薄的紗。圍着他的五個人，全身黑漆漆地閃着油光，身上似乎都塗了層油，而且全身赤裸，身材高大，都是男性，站在月光下恍如燒焦的枯木，赤手空拳，十分詭異。驀然，月色好像暗了下來，就在這一剎那，我看到他邁開大步，閃電似的向一個黑影攔腰斬去。那黑影後退，其他的黑影迅速圍上，宛如四個鐵鎚朝他敲去。

月向西墮，那後退的黑影往上跳，恰和明月重疊。這時，我看見他跟着迅速的一躍，後發先至，越過明月，一刀斬下，剎那間明月被劍光劈成兩半。好漂亮的一手「斬月」劍！我不禁嘆道。黑影分成兩片從空中落下，地上的四個黑影撞在一起發出悶響後又迅速分開。他落下後隨即又朝其中一個黑影斬去。就這樣的東橫一下、西劈一刀，頃刻之間

，屍首橫飛，肢體殘落，血染銀月。原來那些黑鬼如此不堪一擊。他仍站在枯木上一動也不動。看見周圍攻他的人全遭解決，我心下一陣高興。正想喊他時，突然一隻黏黏的手從後面掩來按住我的嘴巴，我聞到泥沼的惡臭。剎那間，月色暗了下來，四周漆黑一片，隨着是後腦上一陣重擊，激痛的瞬間，我聽到悽厲的一聲慘叫。

當我醒時已近中午。我伏在草地上昏迷了一夜，頭仍很痛。我的身旁圍着人群，警察也來了。原來是錫克人一大早發現我們不在小屋裏，就趕緊去報案。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他事先交待好的。幾個警員踏上枯木，走到他跟前。他右手緊握着劍，頭埋在沼澤中，早已氣絕多時。奇怪的是，四周沒有任何血跡，也沒有屍體。而他額上有一個很深的血洞，好像是受了甚麼重擊而成的。在七嘴八舌的詢問中，我被帶回警局問話。忍着悲痛，我把那天晚上見到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只略去了青色的奶子。然而我卻被當作是瘋子，差一點還給送進瘋人院去，幸虧我父母及時把我担保出來。回家後，從此再也沒有人相信我說的話。所有的人都說我瘋了，父母便把我鎖在家裏。後來受不了別人的閒言閒語，父母就把我送去數百里外的一個親戚家。那兒是海邊，他們希望藉着捕魚的海上生活能使我忘掉過去，恢復正常。而我的學業卻在此而葬送了。

二十年後我又回來了，帶着不知情的妻兒。人事全非，他家已搬走，我的弟妹都成了留學生。我是長子，父母要我繼承祖業



，我也想到他墳前上香。二十年來，當年的慘事大多數人都已淡忘。偶然聽到夜裏到沼澤釣魚的人回來說，在月圓之夜，總會有一個白衣少年在霧中斬月。可是那地方，今生今世我是再也不會去了。那二十年裏，我變得沉默，拼命工作企圖忘掉過去的一切一切。我有了產業，可是我還是回來了。我對人生再無所求，只盼平安度過餘生。二十年來的荒墳，雜草叢生，墓碑上字跡模糊，到處都是裂痕，我見了不禁一陣心酸。我發誓，在我剩下的歲月裏，我要常去上他墳。他在這兒已經沒有親人了。受世人遺棄了二十年，如今我回來了，一切都會改觀。

花了一筆錢，我把他的墓修建得很華美，還給他蓋了個亭子，免得讓它再遭受到日晒雨淋。在我比他多活的歲月裏，我常夢到他斬月的剎那，也曾夢到自己握着那柔軟的青色奶子……。墳前照片中的他還是那麼年輕，我第一次看見時還真的吃了一驚。我已垂垂老矣，望着他年輕的臉孔，我不禁一陣羞愧。他斬月的那一夜，我甚麼都沒做，只是貪戀地握着一對青色的奶子。如今，每一次來上他墳，我都老了幾分，而他的年輕對我是一種譏嘲。他是永遠永遠沉默了。我忍不住要問：比他多活的這些歲月，是不是多餘的？他離奇的早夭變成我活着的負擔，也使我行屍走肉的活了半輩子。「活着就因為我還沒死」。來他墳前上香變成我往後生活裏的唯一使命。

以上的話是一個古怪的老人向我說的。我略微做了點刪改和段落重組。據祖母說，他是一個

瘋子，很久很久以前就瘋了，可是不承認自己瘋了。因為他和一個瘋子在一起，那個瘋子喜歡做日本武士打扮，三更半夜拿着一把刀摸黑在路上走，常常把夜歸人嚇了一跳。還有人看過他對着月亮拿着刀，呆呆的站上大半天。整個鄉里的人都怕他，嚇得大家晚上不敢外出。去追他的狗第二天總會身首異處。幸好有一天夜裏，他不知怎的摔死在沼澤中的木頭上。聽說那裏有沼氣。只有頭腦有問題的人才會三更半夜跑去那裏。關於老人所說的「沼澤大戰」，所有的人都認為是無稽之談。那「劍客」的故事，也是因為他的朋友死後，他情不自禁編出來的，久而久之，連他自己也深信不疑。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推論。至於「女鬼」，那當然是他的黃色幻想了。

每年清明時節到義山去掃爺爺的墓時，都遇到這麼一個怪老頭，在為一個年輕人掃落葉、上香。我還以為他是在拜祭他的孫子，白頭人送黑頭人而傷心呢！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聽到了這麼一個「瘋子」講「劍客」的故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本文為第五屆旅台大馬文學獎小說組主獎作品。作者就讀台大中文系二年級。)



\* 盛輝

## 謝謝

我就選擇這麼一天，拋下筆拋下書，也拋下摩哆，就這樣從家裏走了出去。只是這麼慢慢地走着，那裏也沒有去。只是帶一雙眼睛和耳朵，甚麼也沒有帶。一路上，細看聆聽。看每家的花園和庭院怎麼佈置栽種。看每家的汽車是甚麼款式甚麼顏色。看每家的狗。聽每家屋裏傳來的聲音。看得多聽得多，就越走越慢

## 雨

打從去年的十二月，雨季就開始了。幾乎每天都下着連綿不斷的淫雨。這雨季，使我想起許多溼遠的往事。

我依稀記得那間破舊的屋子，我們十個兄弟姐妹都在那兒長大。那屋子的屋頂是用鋅片搭蓋，牆和窗則用木料建成，整間屋子都沒上漆，顯得極古老。

若是旱天，我們還算住得舒服；但每逢雨季，卻最令我們心驚胆跳。每當狂風驟起，屋頂上便「乒乓噠噠」響個不停，鋅片被大風吹走是常有的事。那時，我們一家大小便會忙得不亦樂乎。有時因為屋頂半夜漏水，滴到我們的蚊帳頂，再落在我們身上，我們還得起來拿盆盛水。想起那段日子，確是好淒涼。

童年的雨季也有充滿情趣的一面。逢到放學時候下雨，我和同學撐着傘，背着書包，拎着鞋子，在回家的路上嬉水。讓冷冷

但依然是在走着。這些一格子一格子的住宅區是有許多東西可以看可以聽的。有時間走兩三趟的話，我也許還會知道哪一家的垃圾桶是最精美的。不過我不是來比較或統計的，只是慢慢地走過這些不同的形狀，顏色和聲音。包括污濁的水溝和小孩被打罵的哭叫聲。這些我都默然接受。然後在沿着同樣的路線走回來，也忘記是甚麼時候掉頭的。回到家裏把五年來的日記全搬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遍。像剛才那樣，細看聆聽一些我記得的人和事，或一些話語。日子的軌跡就這樣顯現出來，接上今天所聽到和看到的整個路程，整個畫面。那天我像每年一樣，又長了一歲。謝謝你，日子。

\* 揚敏

的雨水流過腳盤，那涼意沁入心扉。

四年前，我在一偏僻鄉村執教。這鄉村沒有自來水供應，雨水簡直就是我們的命根。天天盼望下雨，只要一刮風，我們先高興。可是往往教我們空歡喜。風刮過後，雨卻不來，那一刻真有如洩了氣的皮球般大失所望。有幾次，半夜三更下大雨，睡意全消，帶着手電筒，拿了幾個大面盆去盛水，身體衣服濕了也不管。水，確實是寶。

那時，我盼望下雨天，然而我也害怕下雨天。雨天海上風浪大，乘船回家必是一場驚險。真是矛盾的心情。

如今對雨沒甚麼偏愛，也沒甚麼討厭。天氣酷熱時我盼望下雨；天天下雨時我卻希望太陽快點露臉。我想，人就是這麼難滿足自己吧。

今夜，外頭又下着滂沱大雨。



## 典禮 \* 水手

海皇典禮是為初次航經赤道者舉行。我所經歷之海皇典禮於三年前在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之一艘散裝貨輪上舉行，當時由二管輪扮演手握三尖叉，頭戴三尖叉皇冠，身披白床單的海皇，三偈則扮演海皇之上仕。

在「沙展」的咆哮下，咱們這些實習生跪在海皇身前，開始連場好戲。海皇首先發言，砲轟咱們蹲在船側出恭，為祂的滿漢全席加料；輪機聲干擾祂的南柯美夢等等。於是西洋龍王禮尚往來，請咱們品嚐祂的「便溺」（煎至焦黑的香腸及烏黑的醬油湯）；將咱們剃光頭，只剩下腦後上端一小撮頭髮以便束成馬尾；命令我們扯開自個兒的內褲，叱喝咱們把雞蛋打碎在其中（美其名為咱們加蛋，增加男兒本色云云），於是蛋汁與笑聲齊飛……

用海水將咱們淋成落湯雞，名為淨身後，西洋龍王終於大發慈悲，賜與咱們每人一紙證書：聲明咱們經由祂修理、調整、淨身，從此准許咱們在七大洋載浮載沉云云。

當時身為初哥，身不由己，事後憤憤不平。不過歲月流轉，現今想起當時的情景就會忍不住開懷大笑。

## 邱碧茵小品二則

圖／蓮珠



## 我很好

從悠悠遠遠的夢中醒來，突然想打電話，聽熟悉而據說不怎麼「文雅」的鄉音。撥533988，終於聽到假期中的好友的聲音，隔着寬闊的空間，聽說她的頭髮長了。那副輕柔如她說話的聲音，在她的幻想的草原上就隨風蕩起來了。蕩起懷念，蕩起心事，蕩起一股欲哭的感覺。而她甚麼都沒說，只告訴她「很好」。再撥629，響了好久。六點三十分，這時候母親在燒飯嗎？學院裏的馬來人買了食品朝這邊走來。這個地方很多的馬來糕點及湯水都是家鄉沒有的。家鄉有海鮮、茶糕，有好多福建菜和潮州菜。母親在廚房嗎？一個人，像在學院的她那樣。她想像家的情景：空乏的、寂寞的，也許電視機會調弄一點氣氛，在母親的耳邊響成十五、二十年前的聲音來，那時候哥哥姐姐都還小，屋子小小的，甚至寂寞也是最小的。有人走過來，坐在她不遠處。母親的聲音也挪過來，就在耳邊，那麼近；那麼遠。她又把話都咽下去，留下問候。最後她說：「我很好。」才掛下電話，還有一句沒說的：我想回家吃飯。啊，也

## 冷 \* 續紫韻

明達從台灣寫信給我，說她在那兒凍得每天被迫與三件大衣為伴，成了一個標準的胖子。我想起我那年在金馬崙山上度過的兩晚。

我凍得腳抽筋的那個晚上，外頭的霧氣很大，夾着毛毛雨。詩詩、細鳳和寶珠在房裏跳恰恰，而我卻穿了三件寒衣背着她們睡大覺。半夜的時候，我耐不住寒冷而驚醒，聽到鐵架床在我輾轉身子時發出各種嘈聲，不禁毛骨悚然，再也不能入睡。

隔天晚上，我隨大夥兒一起學跳恰恰，趕走了不少寒意。後來我們一群人還圍起圈圍東拉西扯的談天起來。我好喜歡這個場面，它溫馨得使我忘掉煩鬱與寒冷。這一夜，我失眠了。從此，每當天氣冷的時候，我都會憶起我在金馬崙的晚上。那是一種很難忘的感受。

我喜歡涼但我不喜歡冷。以前讀中學，在學校上課碰到天氣冷的時候，我和細鳳就會在下課時間去食堂找一碗熱辣辣的東西來吃。有好幾次，我吃到眼淚鼻涕都流下來，同學們見了都笑我不能吃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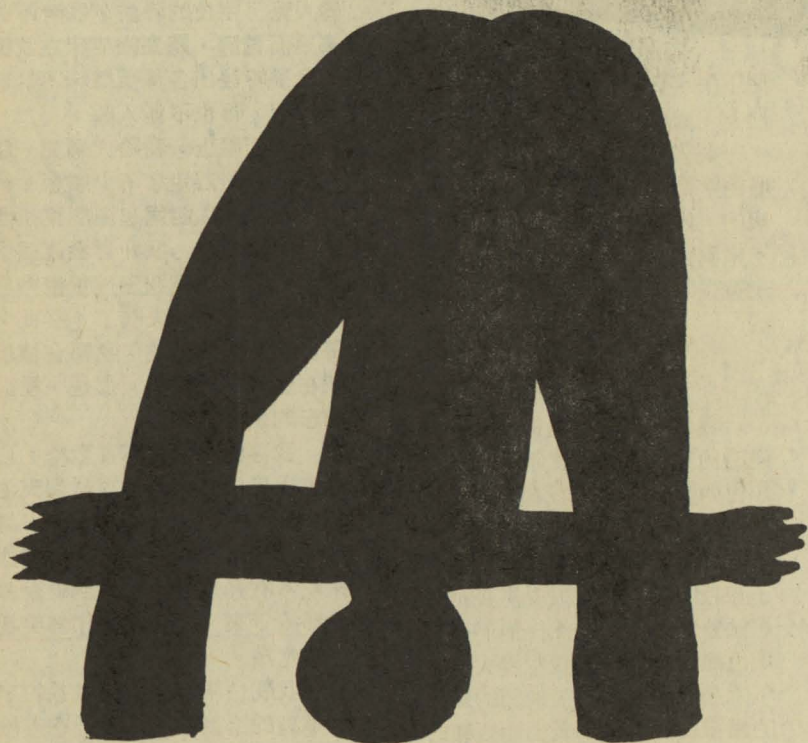
我最怕下雨天坐上爸爸的車。車裏的冷氣不只把我折磨得臉青唇白，還牽動我全身的神經，使我不住發抖打顫，記得從前在L.L. Tan. 補算術，有次無意的揀了個冷氣機下面的位子坐。結果在進去的二十分鐘以後，我的手指就僵硬得不能伸展，連指甲都呈現紫色。

朋友們都說幸虧我不是住在北極。但我想，如果我真的住在寒帶國家的話，也許今天我就不會怕冷了。□

## 法庭

我坐在古舊的長板椅上，左邊的角落處坐着一位年輕的，穿黑色西裝的男士。我看看前面，兩排長板椅上也是黑黑的背影。古老的英式建築物裏，黑色的影子在我眼前晃來晃去：黑長袍、黑頭髮、黑鬍鬚，然後他們搬來黑色海洛因。而在我左邊大約五、六公尺遠的地方，他們的頹喪的側臉就在那邊，蒼白而瘦癯的，弓着的背好像被甚麼壓着，我想大概就是那死刑的陰影或者他們曾經幹下的罪惡吧。重重的負載使他們再也無法挺胸做人。當第三被告的臉偏向我這邊——那一雙長有雙眼皮的深邃的眼睛也是倉惶的，然後他閃了淚光，也許快要掉淚了。我突然心驚！生命還是讓它自由而理直氣壯吧！我對自己那僅有而卑微的存在竟無限愛憐起來。





我是那種很遲睡但是起得絕早的人，不需要鬧鐘，我就是鬧鐘。每日趕早睜開眼睛，魂魄都還不知道在那裏，人已經站在衛生間辦事了，我是指刷牙洗臉這些。把牙刷推到鼻子上去，甚麼鬼日子啊！\*%Ⓐ：：?!/口\*☆，順便刷一刷鼻子，再專心刷牙，專心到好像我生在世上就爲了刷牙。

從前我不吃早餐，因爲沒有人弄給我吃。我非常，非常羨慕人家一早起來就有東西吃，我最大的願望是吃媽媽親手做的早餐，吃不到我就自暴自棄。其實這樣做很傻吧？對我沒有半點好處，我們要愛自己多一點，要身體健康，要變着花樣讓自己高興；自暴自棄算是甚麼意思呢？但是十五六歲的時候，大家都是這樣子的。差不多二十歲那年我聽一些人說不吃早餐人易老，我馬上想我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一個人到了二十歲也好開始老了，我有點害怕，於是開始喝牛奶吞麵包，結束我悲慘的前半生。

最近我常常煮粥，黎明說粥是最好的。我吃白粥配豆腐乳，粥太燙灌不下去，加幾塊冰，溫溫吞吞吃起來有點悶悶，像我的生活，吃完粥留在嘴裏的那股粥味蠻討厭，拉扯着舌頭半天不放開，我又刷一次牙。

出門之前對牢鏡子梳個頭，

咕嚕咕嚕交待自己一些事，千萬千萬不要忘記。每次梳頭都有點疑心自己是不是很多餘，我的頭髮根根兩吋多，最長不到三吋半，看上去像是一隻懶惰的雀鳥隨隨便便築的巢，梳不梳都帶着點搞笑的意味——彷彿不梳又還自然些。

不過想真一點，梳頭還是應該的，至少對自己盡了責任，我的確梳過頭！將來萬一不是上天堂下地獄，冥王要是問到這一層呢，祂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總得防着祂扣分。

然後我上學去了。有時帶畫板有時懶惰帶，那要視當天的天氣和心情而定；下大雨怎麼帶？心情不好帶來做甚麼？當天上甚麼課需不需要用到反而不重要，我認爲不重要。

在這座城裏擠車上班的先生小姐們，我發現他們大部分尙武，通通合一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古老的教訓全都是令人絕望的對，帶着半開的畫板只有令我輸令我絕望。有時我都爲自己可憐，你不要告訴我命運掌握在我手這些話，那是不一定的，有些是，有些不是，多數不是。

學院樓下老有幾隻癩皮狗來回巡邏，追蹤我查我恐嚇我，我的心都快要被這些馬屁狗嚇得煙消雲散了，我還打算用心談一場

戀愛的呢。換作是貓，那又不同講法，無事獻殷勤畢竟是十分尷尬痛苦的，在這些地方，貓比狗神秘矜持得多。

別誤會，我不是愛貓人。貓毛！貓屎！！貓叫春！！還是烏龜好。我養着兩隻雌雄莫辨的龜仔，鎮日靜靜扒水，一聲不吭蹲伏在石塊上想心事。時間經過牠們，牠們經過時間，都用最心平氣和的姿態，壺中日月長。烏龜安靜、和善、忍氣吞聲，有時也咬人；據說會咬，我不知道，牠們沒有咬過我。

心情好的時候我帶着大龜小龜趴在露台上曬太陽，替牠們畫肖像，讓牠們賽跑。下午六點，時鐘敲得長長，在傍晚暈倦的陽光裏，我覺得我們的感情真是很好的；都是寂寞的動物，我們是好朋友。

在學院畫畫，休息時間踱到窗前看天氣。這裏的天氣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不高不低，有風就涼一點，無風就悶一點。

我們的窗子朝東嗎？太陽光總是毫無意外地映在窗簾上。這窗簾怕有十年沒洗過了，髒得銷魂。好些同學連碰都不要碰它一下，我卻在第一時間從這裏聯想到 Andrew Wyeth 畫的「海風」：窗就透明地鼓動着，微風伴着時日拂過生命的鏡頭焦注在這一

陣風裏，窗紗揚起來的一刹那，竟是人生一世了。我很容易就感動得半死，爲這麼是髒的窗簾？我對自己相當失望。

放了學去打工。我工作的時間很長，賺到的卻很零碎，很得不償失的樣子。我天天都想發財，發了財就不怕突然失業連帶的要失學；發了財就可以一輩子非常清高的做人；發了財就可以大聲夾惡說一聲：錢？哈！

一天一天我的生命流出去，一天一天日子延續下去，整天、整個月、甚至整年都不會有特別的事件發生。我不明白我爲甚麼會平凡到這種地步，我總以爲自己能夠做一點事出來，我的理想還沒有交給遠方，因爲我還沒去過遠方。

可是我的一天，不管怎麼看都給我一世的感覺。我不能上一世人的學，不過早起是難免的，擠車是難免的，工作是難免的，受傷是難免的，到最後，三長兩短加個蓋更是難免的。

也許做人不可以想得太多，有一個人跟我這麼說：熄了燈在黑暗裏，我不會想到神，我也不會感到恐懼，在黑暗裏我睡覺。

我一直懷疑這句話其實充滿幽默感，但是不知道爲甚麼，我覺得它沉重。□

# 給爸爸的信

\* 小爾



圖／蓮珠

親愛的爸爸：

你好嗎？我來這兒後尚未寫信回家，或許你會掛心。

我已經上了一個星期的課。在班上我沒有和別人多說話，除了功課上的。你說過我很孤僻，其實我沒有，在板城我的朋友一大票，你知道。現在我住阿鳳家，她和友彬都對我很好。下星期我就搬出去一個人住了。我沒有絲毫懼怕。我並不是第一次獨自離家，只不過這一回將耗得很久。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必須離開家裏一陣子；雖然我多麼不願意離開你。當我想起家的時候，我只想起你和媽媽。我單單只愛你們倆。我在台接獲成績單時，心裏首先浮現你和媽媽的臉。我想你們肯定比我更傷心、失望。我以為回去後即將承受一頓痛責，但是甫出機場卻見你們親自來接我，而且臉上帶着笑，那麼慈愛的。在車上說起我的成績，媽媽只淡淡地說：「每個人都問我：『你的阿真這麼聰明怎麼會考不上？』」是的，那些親戚們，他們沒有忘記兩年前我的初級文憑試考獲七科特優。我聽着媽媽

講話的時候，心裏有多難過你是不會知道的。你靜靜在前頭駕車，臉孔蒙上一層煙霧。

我決定來吉隆坡重考，你和媽都沒有反對。一直以來你們都予我相當大的自由，而我卻在這次落榜中讓你們丟盡了臉。我不知該如何表達我的歉疚和懊悔。我從來就只會傷你們的心。我選擇吉隆坡，不是因為喜歡它。先前我說過，自己需要離家一個時期，遠離那些熟悉的人群和節目，還有，最重要的，離開阿榮這隻魔鬼。（對我而言他真的是魔鬼。每次他瞪我的時候，那雙小眼睛都像在發出青光，一副恨不得把我吞下去的架勢。我討厭和魔鬼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我已經不當他是兄弟了，我只當他是你們的養子。）

然而我這樣子跑了出來，免不了加重你的負擔。家裏的情況已大不如前了，我曉得的。你的每個兄弟都想在你身上分一杯羹。你時常爲了他人除賬或貸款不還而苦惱。在我的記憶中，以前你從來都未曾因金錢上的問題發出那麼多怨言。甚至當年你同別

人合股投資的百貨公司，被那些混蛋經營至倒閉，你虧了好幾萬，也只輕描淡寫的說：「輸掉一輛馬賽地了。」那個時候我最多十歲，亦暗暗覺得你真是個大氣度的人。可人們在惡劣的環境下要豁達如昔是如此困難。每每你呆坐辦公桌上抽煙，眼睛望得遠遠的，嘴微張，眉頭緊鎖着，把額上的紋劃得更深；你並沒有真的在抽煙，你常常忘記自己手上扶着根煙，直到煙蒂燒痛你的手指。你的憂鬱我很難能瞭解，唯一知道的是經濟發生問題。其他的呢？譬如感情？中年人也有感情煩惱啊，也許較年輕一輩更爲繁複。我還未到達你的階段。我無法理解。但你必須知道我是真的關心你。你的其他孩子都粗心大意，他們說：「阿爸甚麼都有了。」他們只看到表層。

你一生勞累，至今仍不能放下事業，安享晚年。你那兩個兒子怎能叫你放心？而九個女兒，只剩下我在家裏。如今我也走了。我啓程的時候，一點兒都沒有不捨。我一心只想在新環境中奮力讀書，一切從頭來過。我相信自己的毅力和意志力。我必須重估我自己，在他人還未重估我之前。那晚你送我到碼頭，一路上我們都不說話。下車的時候你從口袋裏掏出一疊現鈔給我，說：「車停時下來買東西吃。」買東西吃並不需這麼些錢，那不過是你一貫的手法，一貫的表達方式，這裏面的含意是：好好照顧自己，不要餓壞了。

我一步一步學着愛惜自己。請你相信。我會過得很好，把自己管束得好好。我領悟出過份放縱自己的結果是：落榜；別人看不起你、甚至連你也瞧不起自己。

我已經重重地跌了一跤。我再不會讓自己淪落至那個地步。我總希望能令你重展歡顏。

你笑起來是那般慈祥可愛。

## 阿細散文二則

圖／蓮珠



### 仙人掌

我是這麼喜歡仙人掌。我經過人家的窗口時，如果意外發現小小一株仙人掌，會得放慢脚步。無人見時，甚至用手去輕觸，小心刺，同伴曰，有甚麼關係，我笑，我喜歡。又碰一下。當然痛。然而喜歡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喜歡是會帶來痛苦的。

那時期我覺得做一株植物比做一個人有意思。在圖書館我找草木疏之類書籍。玫瑰當然不行，啐，你送他送我送，彷彿只願意活一個春天。又那麼質薄。鬱金香是好的，單單那個名字聽上去就叫人遐想，然而，然而……太合羣了吧。對不起。水仙的整個姿勢，太像一篇小說，並且是短篇的，不太實際。所以我的最終選擇是做一株仙人掌。還記得有一種是叫做「希望丸」，（我從不知道人們可以想出這麼難聽的名字），似乎……漢字到了親愛的大和民族手上都有畸型發展

的傾向。還好仙人掌自己並不知道。它只須要默默生長，努力生長。

後來我漸漸知道去年的人面與今年的桃花是兩回事。很慢很慢地知道。我決定改一改，做賣花的。我只需要坐着，看着地上的花草，花草旁的日光淡去，很簡單自然。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先喜歡那個人賣的花還是賣花的那個人。然而那只是一種很長很長的輾轉。

然而那些都是從前的事。我現在在想，我離開那座城市後，如果吹大風下大雨，會不會有人把我的仙人掌移進屋裏去，如果外頭日光好，會不會有人記得把它挪出去，給它曬一點點日光。

如果你問我我現在還願不願意做一株仙人掌我能不能回答說我有時係幾「仙」的。如果你問我爲什麼我不是從前的我我能不能反問你如果是一粒怎樣的果。

## 明信片

他一上車就找靠後門前一個座位靠窗坐下。他總是坐在相同的位置。他總是別過臉望出外面去。

然後車轉過宿舍。然後車轉過營房。然後車滑到這條路。紅牆綠瓦。門神般聳立。門前三朵水柱。一朵比一朵高。左邊都是杜鵑紅。右邊都是棕櫚青。天作淺藍。

然後他想起一篇小說。

她沏了一壺香片。她說小心燙。

故事一開頭就是聶傳慶在機車上，然後言丹朱也上來了，好像還抱着花——是他抱着花還是她抱着花——記不真確了，好像應該是她的花。甚麼都是她的。所以聶傳慶回到家後開始悶悶不樂，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大抵是想太多了——他想如果是一粒怎樣的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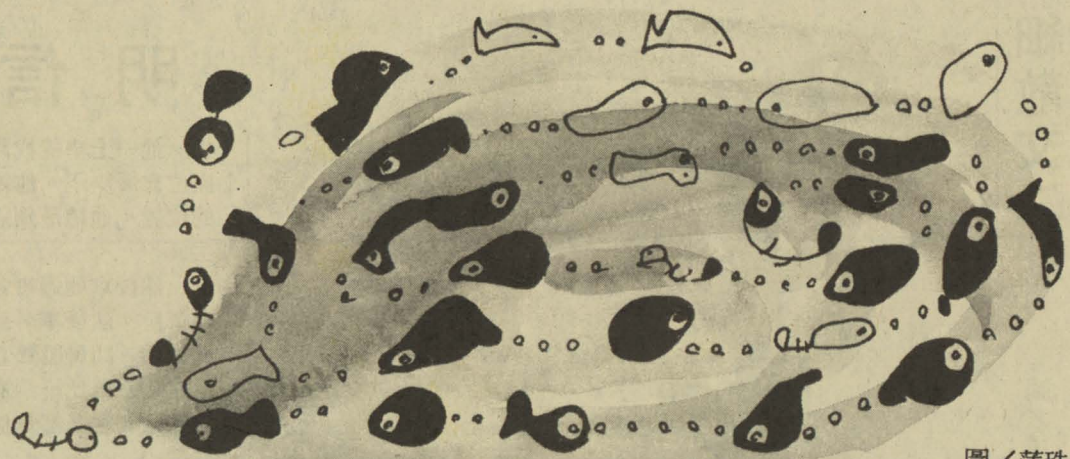
他最喜歡這一句。如果是一粒怎樣的果。他也不懂。反正他不懂的也不止這一件。啊，還有輾轉、輾轉、輾轉，這一句他也喜歡，雖然他也不懂。（從前的人……）。

然後車滑到了這條路。然後他想起一篇小說。然後他微笑。然後他聽到有人按鈴。一連串鈴聲是一個個逗號——還是句號——記不真確了。有點不分青紅皂白。他又微笑了。因爲也只有這一段時間是他自己的，小小的一個空檔，又沒有一些其他甚麼好做的。

他一上車就找靠後門前一個座位靠窗坐下。他總是坐在相同的位置。他總是別過臉去望出外面。他總是在想一篇小說。明信片一般明亮的風景，有時候，他想，要寄給誰呢。□

# 哀痛

\*流舒



圖/蓮珠

在和期考搏鬥得天昏地暗時，家裏來了電話。

「公公去世了。」是爸爸的聲音。

聽了心中只是一震，沒有太大的激動。這顆心早被期考磨折得麻木了，加上祖父已長久隱遁在病痛裏，自己對此噩訊已做了心裏準備。

考完了試，祖父的喪事也應該辦妥了。雖然早先沒回鄉奔喪，但當天晚上還是決定趕回家；心，像搭在弓弦上的箭，很急很慌。

「回來在阿公的靈位上香也算盡了孝心。」媽媽電話裏這麼說，我也覺得應該。

那晚，長途巴士緩緩地從富都車站的底層爬上來，吉隆坡正擁擠一城的繁華眩麗，只是蒼穹盤踞着一隻龐大的黑獸；不透明的盲黑和七彩的霓虹，襯托出一幅強烈對比的畫面。

我靠坐在窗邊，車內的冷氣徐緩地瀉溢出來，調勻着一種舒緩；車外的吵雜聲正沸騰，但在密不透風的車廂內聆聽，它只是一種微弱的嘶喊。

我突然想起祖父。

祖父沒留下給我怎樣深刻的印象，我出世時爸爸已搬出老家分開住了，而祖父也鮮少離開老

家和我們一起住。每次回老家，都只是機械式的叫聲「阿公」，過後再也沒有甚麼交談。最主要的是他還能聊天時，我還小；而當我長大懂得寒暄幾句時，他卻老了，耳朵聾了，講話要叫喊他才能聽到。

有時他生病了，進城來看醫生，就住在我們這裏幾天。我們三兄妹很少和他談天，他有時會隨口問我們讀甚麼學校？讀幾年級？書讀到怎樣了？我們也一問一答的，不知要扯些甚麼另外的話題；有時看他悶得發呆，便問他一些雲烟舊事，雖然已問過好幾次了，但他依然很亢奮的娓娓細訴，說他如何從大陸來馬來西亞，說他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遭遇及戰火連天裏的趣事，然後過後又如何成家立業，養兒育女等等。

我們和祖父談得最冗長最深刻的話題，也只是這些瑣碎的事情。我往往有一種感覺，對祖父不是很陌生，但也不是很親切；那種祖孫關係的聯繫永遠是鬆鬆散散的，雖沒斷過，但也不會纏緊過。

後來，進了大學，就更少回老家探祖父了。一整年只有放假回家時才去看他，他每次看到我來總笑着說「長大囉！」，但在那枯澀的笑容裏，我驚覺祖父一

次比一次蒼老；從那瘦瘠的背影中，我發現祖父的體力一天比一天衰退。

每次回老家，從模糊的視線中，從我叫聲「阿公」中，他還會認得我，還會問我讀甚麼大學？攻甚麼科系？第幾年了？依舊是那些家常便飯的問題，但我卻開始深深地領略到，我和祖父的距離雖然還存在，但他那份淡淡的愛與真誠的關懷，是一脈永不褪色的山巒，是一溪永不終止的流水，陪着我渡過許多成長的歲月。

我最後一次趕回家看他時，他已病重在床；過了兩個月，在為期考而匆忙中，爸爸的電話傳來我這二十三年裏最黑色的消息。

我把頭倚靠在玻璃窗上，墨汁的夜色混着繽紛的燈火，一大片一大片的溜滑過去。鼻子突然間滲浸着一種酸楚，心頭湧起一股沈甸甸的空悶。想到祖父終於步盡這條人生坎坷的路，他是懷着怎樣的心情離去？快樂還是悲傷？情願還是不捨？

想着想着，驀然發覺巴士已穿梭過都市的心臟，正往城外的士拉央奔馳去；而蟄伏在我心中的所有哀痛，竟在這個時候，漸漸流長……□

# 四十分鐘傍晚記

圖/蓮珠

# 不是日記

\*加愛

我把昨天騎去學校的腳車騎回家，小小的我與小小的腳車，我的學生與同事都笑起來。是的，我也笑了。

風吹起來了，我心頓然開朗。衣服往後怒張，風裏的許許多多精靈在裏頭發出笑聲，鼓掌拍手打腳踢；你說我笑不笑？我的心情是：風啊——頭髮往後揚得很快樂，如果暮色暗下，我的心許是：我欲乘風歸去——

我看馬路上的車來來往往，車也看我來來往往。我經過車站時，順道探望我的同事可在等巴士。經過車站看見一個瞎子站在路邊。看見遠遠那頭的綠燈亮起；以前的物理老師說：紅色燈打很遠的地方可以看見。綠燈亮在樹葉之間。啊我今天才發覺這一大排的碎葉子樹。我有一隻咪朋友曾在暮色裏巴士裏我旁邊橙色的燈光裏對我說她喜歡那些細葉子的樹。那時候我看不見那些葉子。我在黑夜裏伸頭張望。我看不見。是，這樹多麼討我喜歡。小小幼幼葉子和那許多大洞小洞小洞小洞大洞，以後我經過這一大排樹，心情會是不同的了。市政局可會派人把樹鋸掉一些？長那麼高佻了。綠燈都長在裏頭了



。成了一個泛光果。紅燈是花，黃燈是果；或黃燈是花，結紅色的果。

樹之後又是一個車站。我又經過車站。經過車站我心忽然跳一跳，彷彿人在地上彈一下那樣；我彎進去那個我沒有去過的地方。是懷念起以前迷路的日子了。想起來是紙黃色的；我和媽媽站在巴士裏，或許妹妹站在另一邊，或許坐着。媽媽指着那條路說她前一小陣就在裏面工作，要走一段路。是懷念起以前迷路的日子？我來了，在腳車上散起步了。原來我媽媽以前要走那麼長的路。我散着步散着步，很高興了，原來這裏有 Institut Penyelidikan Perubatan。沒有 UTM 嗎？沒有。我時常看到它的校車。它也要上難看的黃色畫虎頭蛇頭貓頭狗頭樹頭花頭哦？啊哈。請輕輕的笑。我很懷念了，看見我小時候吃的酸木瓜酸番石榴，我買了懷念地一手抓着在腳車上吃起來。那一次我吃着黃得要死掉的蒸花生被巴士碰一下飛一下；歷史若重演，我仍是不死之身。我很高興了，原來這裏面有大產樓，有許多設備。有許多舊組屋，有許多馬來人。原來，然

後我散步啊散步啊心又笑起來，那真的只是我的心在笑，因為我彎啊彎啊就出到路口了，居然沒迷路。

還一面吃着我的酸木瓜。方才我吃番石榴，把它一面吐了在路上，不衛生哩？真好。我喜歡丟垃圾，當垃圾蟲是很幸福的事。那使我很快樂。啊對，我一面想着：這木瓜是鹹的。如今我對酸物沒感覺。有人在我旁邊吃東西我常常會心愕一愕，再張一下眼伸頭過去：酸的啊？我還以為甜的。你知道拜啥所賜，如果你不懂，也許我可以騙你我高中時做實驗不小心吞了一大瓶 Alkali 進肚子。後來也沒有瀉肚子，不過就是立時停止生長（請讀第二音）了。

後來我很不幸，在騎着腳車轉彎之際，把裝木瓜的紙袋很準地投在彎角彎站着的垃圾桶裏，我便聳一下肩以及抵一下嘴笑一下，也許不當一次垃圾蟲也是幸福的。

後來我就回到家了。

腳車立時歡呼：啦啦吃啦啦吃啦啦；他媽的——腳車爛了。

# 魚骨印章

\*蘇旗華

圖／蓮珠

## 給魚骨1986的盜印版本

猜猜看，空格裏的魚頭應該朝哪一個方向？



如果張開嘴巴

阿光生日的那一天早上 他說要去找魚骨 我們便去了 從那天開始 我便喜歡去找魚骨了 因為待在魚骨那小小的房間裏我的心會變得快樂一些些

「這是雪茄的化石，我從澎湖檢回來的。」

陳望安給我看一根棒狀的空心石頭。他手裏有一個紙盒裝滿貝殼、石頭、牛牙、魚骨頭。我坐在木頭圓椅上，把一顆石頭拿起來捏捏。我知道了，我原來離開石頭的溫柔並不很遠。

「不能飛翔是石頭的遺憾。」

我說。

當時 我坐着 沒甚麼事好做 有一句沒一句的和魚骨談天 聽聽印度歌

聽見他在澎湖有個朋友家裏有羊的、豬的、還有猴子的骨頭，的時候，我牽一牽嘴，微笑，像皇帝近乎痴笨地同蠅蠅戀着愛。

「哎呀，以後你收集一副人的骨頭。」

我說。

我本來還想說「一顆鯊魚的牙齒也好」，但心裏馬上想起鯊魚張開血盆大口的恐怖狀，一時便語塞了。這是我讀小學四年級看電影《大白鯊》留下的後遺症。

然後我看見一個掛在牆上的老鼠籠 我想那隻籠子一定是很久沒有用過了 因為每天中午都有四五隻野貓來找魚骨 魚骨會把午飯分一半給牠們吃

「你這樣喜歡貓，你前世一定是貓了。」

我說。

「我前世是老鼠。」

他說。

鼻子裝在瓶子裏  
長蘿蔔

魚

上套手白  
在  
按管喉水喉管按在  
白手套上

石頭

你把那些奇異的石頭搬出來給他們欣賞 他們說 這不過是一粒石頭呀 或者它們真是美麗啊 而當他們說 它們真是美麗啊 的時候 只是出於禮貌 並非真的可以投入於石頭的溫柔 然而 使我感動的卻是你對石頭的真誠 你認識每一顆你珍藏的石頭 你說 每一顆背後都有一段風景一段故事 當時 我說了些甚麼話呢 我想 我大概是沒有說過甚麼話 我的感覺只是 只有石頭本身是你最優秀的聽眾 他們可以重複地聽你娓娓細說他們自己的來歷 出生 家世 種族 國籍 中英文姓名和性別 在貝殼 石頭 牛牙與魚骨頭之中 你顯示出自己有一副堅硬的骨骼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是快樂的

雨天

雖然我喜歡走在馬路上撐着一把油紙傘抗議一項灰藍的帽子可是我的腳總覺得自己是象當濕了的魚網撒在我的腳的頭上我的腳就覺得自己是魚了就像現在下雨的時候濕泥巴巴的街道上有許多面鏡子當我的腳面對鏡子我的腳就覺得自己其實應該穿一條草裙

美麗新世界

人物：若干  
地點：茨廠街

太陽白色太陽  
白色太陽白色

1. 「是不是尼泊爾人都喜歡在這條小巷尾尾擺一個個小地攤呀？」我和陳望安一起在街上走，過馬路，綠燈，整條馬路即迅速膨脹起來，汽車閃爍在燦爛的陽光底下。
2. 真的，他被我弄得很生氣。他頻頻搖頭，那一頭金髮在風中擺盪。  
「我認識一顆行星，上面住了一位紅臉先生。他從沒聞過一朵花；他從沒注視過一顆星……」
3. 「但每一顆石頭都奢想把風箏的蝴蝶翼插在自己的頭上。」  
我說。



攤子上擺滿了一大串稀奇古怪的首飾、珠鍊、黑骨扇子、張開嘴巴會唱歌的音樂盒、煙斗、陶器、骨頭鍊條、還有印章，等等；我的天，還真風景。

4. 「他從來沒愛過一個人。」

5. 「首先要馴養花盆，然後才種花。」我看見十個斜紋砂質闊口徑的花盆們依顏色的秩序聚在一起。

你不願意種花  
你說：  
「我不願看見它  
一點點凋落。」

6. 「他除了作加法之外甚麼也沒做過。」

7. 「是咪咪去英國之前你送給伊的那個炸蝻青瓷杯嗎？」要是瓷杯裏玫瑰紅的紫羅蘭都綻開了春天的陰謀和蝴蝶的圖案，才美麗哩。

在一滴水裏  
找尋他的聲音啊，那孩子

8. 「而整天像你一樣一遍又一遍的說：『我是嚴肅的人，我是嚴肅的人！』而他很引以自豪。」

9. 「嗯。英國文化協會，七點準時開場。」  
他說。  
垂着一尾長辮的姑娘用塑膠袋把鮮艷好看的蛋糕袋起來。

10. 「但這不是人，這是蘑菇。」  
「甚麼？」  
「蘑菇。」

有花朵的形狀

爲甚麼你不和阿波他們一起去找洪泉？  
他問。  
大紅花。  
不要啦，跟他們在一起又沒甚麼話好說。  
我說。  
我搖搖頭。  
雞蛋花。

(大人不懂怎麼樣從箱子外面去窺看裏面的綿羊)

如果我去，一班人就數我最小，就只有我一個小孩子。  
我說。  
鷄冠花。  
那麼你就當他們是小孩子囉。  
他說。



鳳仙花。

然後我對自己格格地笑了起來，他的回答着實令我高興，我以為我會說：「那麼你就當自己是大人囉。」

(小孩子要對大人寬大)

小心巴歐巴

上一個星期，我看到了報紙上一則短短的新聞：

耶路撒冷一名阿拉伯少年昨天下午放學後，在歸途上遇到以色列邊防警察。這名過去曾吃過催淚彈的苦頭的少年（他并非示威者，而只是遭池魚之殃），要求該名警察先生讓他試戴防毒面具，警察先生欣然同意，并幫他戴上。此刻，兩人間洋溢着友誼，種族的藩籬已不存在。然而未來呢？任誰也無法給予一個肯定的答案。

新聞着實使我感動。

我坐在我家那張木頭桌子的面前。

我說：

——我們的鼻子多麼需要一個瓶子  
從我家的陽台我可以看那小男孩在吮手指的泥棒。

那小男孩說：

——我要用來裝眼流和鼻涕。

科學館實驗部戴眼鏡的楊姑娘一手提着感冒的鼻子。

楊姑娘說：

——我的鼻子正在實驗長胡蘿蔔

地點：郵政局

喜歡集郵的少年把裝着鼻子的瓶子移到鼻尖前面。

少年說：

——請你在鼻子上蓋一個郵簽

當青蛙經過草坡的時候，草們趕忙把鼻子藏起來。草們甚至連一根芒刺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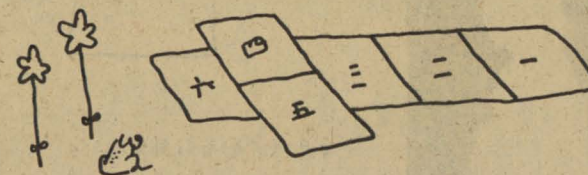
草們說：

——要好好地將鼻子藏在瓶子裏，免得受壞環境染污了。

假日

教你玩這個遊戲：

① 用粉筆在地上畫一些格子。



王子波波飄到一個廣場，看見數個和他年齡相若的小孩在跳房子。這是簡單的遊戲，他們用粉筆在水門汀的地面上畫一些格子，用幾顆小石子



就能玩得嘻嘻哈哈。

(真是不可異議！波波說。)

② 找顆可以代表你自己的石頭或者橡膠圈。

③ 把石頭拋到第一個格子裏，用單腳跳到第二個格子。

當你抬起一隻腳時，你會發覺自己處於不平衡的美妙狀態，這和雙腳着地時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在脚尖發力，你向前一蹬一蹬的時候，你像裝了彈簧，每一躍都充滿韻律，你變成了一個音符。

④ 跳完其他的格子，再跳回到第二個格子，彎腰把第一個格子裏的石頭拾起來，再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來。

⑤ 依秩序把石頭投到各別的格子裏，每投一次就重複剛才的玩法。

⑥ 最後把石頭拋到第六個格子裏，從第一個格子跳到第三個格子，然後兩隻腳分別跳到第四和第五個格子裏，轉身，蹲下，向後摸索，把石頭拾起來，跳跳跳，又回到所有的格子外面來。

在他向後摸索石子時，他感受到水門汀地面上陽光的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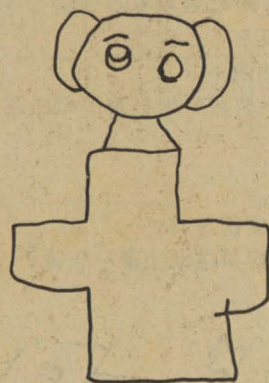
⑦ 朝背後投石頭。只要石頭投進一個空白的格子，你就可以獲得那一塊地皮。

在他朝背後投石子時，他有一種因為未知而帶恐懼的喜悅。

⑧ 你可以在格子裏畫圖畫。

你能用來起高樓大廈或者小平房，或者四季花香噴噴的園圃，或者遊樂場所，有蹺蹺板或鞦韆之類的，或者乾脆讓老鼠做窩，你有時能去探望牠們。

他照顧貓，不讓牠生鏽



看見語言是七彩繽紛的

他說：

「你這樣喜歡貓，你前世一定是貓了。」



我說：

「我前世是老鼠。」

他格格地笑了起來。

「這些都是古董來的，是戰前的東西。」

我給我的朋友看一盒鉛筆心，盒子的包裝有二三十年代的味道；還有一架老爺打洞機。他起初還以為是壞了的，只可供收藏，所以他問：

「還可以打洞嗎？」

我說：

「可以。」

我的朋友，他把一隻老爺的腳放在掌心，像布娃娃那樣笑一下。

人們怎樣以一隻圓規來滿足他們象徵的癖好

我自紙盒裏找了一顆石頭。

石頭的形狀像一隻蹲着的貓，有相同的恬靜和孤獨。

我說：

「送給你。」

我看到我的朋友像一顆懂得笑的星星般笑了起來。他說：

「你給了我一隻很小很小的貓……看！他的貓鬚睡着了。」

緊張地專注於  
獵取夢中的老鼠

番茄

後來我在回家的巴士上構思着這篇散文的結尾，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陳望安不叫望安，他叫陳放任，我叫他魚骨。望安，地名，其實是澎湖離島最大的一個。我想，望安島上的人物景象，大概也和魚骨一樣真實和親切。這就是我要我這位朋友在散文裏叫陳望安的原因了。

我以為我是王。□





封面、封底：黃苗洋之作「宇宙與我」。內文見廿二、廿三頁。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 Jaya, Selangor. Tel: 7912455.